

四川總志卷之二十三

文一

賦類

賦者古詩之流也楊子雲曰使聖門尚賦則貢誼升堂相如入室矣然後之論者必宗卿雲則卿雲非賦之鼻祖乎乃二子皆蜀雋也以故蜀士及遊蜀之薦紳大夫類多有作然比埒二子之麗以則者又何家寡也長卿賦洵美以無關於蜀事故不錄錄自子雲之蜀都取其富而麗子淵之吊葭取其悲而壯左太冲而下純駁殊而漢則遠矣嗟夫雌霓倘請金聲可擲覽者當自得之

蜀都賦

漢楊雄



揚搔禽輿風披夾江緣山尋卒而起結根才業填衍迥野  
若此者方乎數十百里於泥則注注漾漾積土崇隄其淺  
濕則生蒼葭蒹葭蒲葦芋青蘋草葉蓮藕菜華菱根其中則  
有翡翠鴛鴦鳧鷖鷓鴣鷓其深則有獭獺沈鱗水  
豹蛟蛇黿鼉龜衆鱗鱗鰓爾乃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閭  
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武擔鎮都刻削成歛玉基既夷  
蜀候尚叢石斲峒峒倚從秦漢之徒元以山東是以  
噴山厥饒水貢其獲直竹浮流龜磧竹石蝎相救魚酌不  
收鴛鴦鷓鴣風胎兩殼衆物駭日單不所禦爾乃其裸羅  
諸圃斂緣畛黃甘諸柘柿桃李批杞杜楸栗榛棠梨離  
支雜以槿橙被以櫻梅樹以木蘭扶林禽燭般關旁支何  
若英絡其間春机楊柳褭弱蟬抄扶旒連卷鵝溪塘蟻子

鷓呼焉爾乃五穀馮戎瓜瓞饒多卉以部麻往往薑梔附  
子臣蒜木艾椒離蒟醬醪清衆獻儲斯盛冬育荀舊菜增  
伽百華投春隆隱芬芳蔓若葵郁翠紫青黃麗靡嶠獨若  
揮錦布繡望芒兮無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錦統纓組縵縵  
緣盧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都弱折綿繭成衣  
阿麗織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笛中黃潤一端  
數金雕鏤鉛器百伎千工東西鱗集南北並奏馳逐相逢  
周流往來方轅齊轂隱軫幽輶埃敦塵拂禹端異類崇我  
總濃般旋闐齊咭楚而喉不感聚萬物更奏四時迭代彼  
不折貨我罔之械財用饒贍蓄積備具若夫慈孫孝子宗  
厥祖禰鬼神祭祀練時選日瀝緣齊戒龍明衣表玄穀儷  
吉日異清濁合疎明綏離旅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

甜之和勺藥之羹江東鮎鮑隴西牛羊糴米肥豬麩麩不  
 行鴻葵擅乳獨竹孤鶴炮鴨被紉之胎山麝膾腦水遊之  
 腴蜂豚應鴈被鵠晨鳧戮鷓初乳山鶴既交春羔秋颯膾  
 鮫龜有稭田孺鷺形不及勞五肉七菜勝獸腥臊可以練  
 神養血膳者莫不畢尔乃其俗迎春送於百金之家千金  
 之公乾池泄澳觀魚于江若其吉日嘉會期於倍春之陰  
 迎夏之陽候羅司馬郭范晶楊置酒乎榮川之間宅設坐  
 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崗衆齒雕琢早刻將星  
 朱緣之畫笏盼麗光龍蛇蜜卷錯其中禽獸奇偉髦嶽昔  
 天地降生杜郵密促之君則荆上亡尸之相厥女作歌是  
 以其聲呼吟靖領激吻喝啾戶音六成行夏低徊脊徒八  
 具及廟嗜吟諸連單情舞曲轉節銷駭應聲其佚則接芳

錯芳檐祗纖延 躑躅秋發陽春羅儒吟吳公連眺未  
 眇眇之態叱敢出焉若其遊息魚戈卻公之徒相與如平  
 陽頽臣沼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隄行舩競逐偃街  
 撤曳絺索恍惚羅畏弥澹蔓蔓泐泐龍睢聊孑霖布列枚  
 孤施兮纖繁出驚雌落兮高雄麗翔雕桂兮奔縈畢沮飛  
 膾沈單然後別

弔荑弘賦

王褒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遂制  
 兮鬱命轉幽疹益膠密兮肝膽為充姦權蒙貨兮忠勇以  
 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  
 抑嵩高圻陟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  
 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寐夫

賊卒拖快於剽狡兮恒就制於強國松栢之斬刈兮為軍  
欣質盜驪折足兮罷駕抗臆鷙鳥之高翔兮夔狐喘而不  
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狡衆兮古  
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  
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以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  
殘妖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姑舍道以從世兮焉  
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  
帝以飛情兮黜寥廓而珍絕竭雲以狂悖兮終冥冥以鬱  
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汨涸其不化兮形  
凝冰而自操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  
衰世之道知不可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  
倅貞臣以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類兮緬遼絕以不羣依  
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端麗之虧兮雖耆老其  
誰珍古固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鳴  
呼哀哉敬弔忠甫

蜀都賦

晉左思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為綱地  
以四海為紀九土星分萬國錯峙峻函有帝王之宅河洛  
為王者之里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為左右揚推  
而陳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  
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不陸  
所窺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焉於前  
則跨躡鍵拜枕騎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  
谿懷谷崗巒蠻糾紛觸石吐雲鬱芬蓋以尋微崛巍巍以城

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以為霞龍池瀉瀑瀆其隈漏江  
伏流瀆其阿泊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於是乎  
叩竹綠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  
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以猗猗孔翠羣翔  
犀象競馳白雉朝雛猩猩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  
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爛飛煽於天垂其間則有  
琥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鏤符采彪炳暉麗灼爍於後  
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劍閣阻以石門流漠湯湯驚  
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  
螭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其樹則有木  
蘭椶桂杞楠椅桐櫻柳楔樅檉檉幽藹於谷底松栢荔嘉  
於山峯擢脩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崑崙

陽鳥迴翼乎高標巢居栖翔率兼鄧林穴宅竒獸窟宿異  
禽熊羆咆其陽鷓鴣鳩其陰獲狢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  
而永吟於東則左縣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宕渠內  
函要害於膏腴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菹圃  
瀆以鹽池螭峽山棲龜龜水處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  
興兩丹沙絕熾出其坡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  
赤斧服而不朽若乃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實  
林翫之則渝舞鏡氣剽於中葉躡容世於樂府於西則右  
挾岷山湧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坳野草昧林麓黝  
儵交讓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于  
向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簪芒消或豐綠萸或蕃丹  
椒蘂蕪布濩於中阿風連筵蔓於蘭皋紅葩紫飾柯葉漸

包敷藥蕨蕤落英飄飄神農是嘗盧附是料芳追氣邪味  
蠲瘍疔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味  
浸以縣維溝洫脉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稷稻莫莫指渠  
口以為雲門灑澆池而為陸澤雖星畢之滂沱尚未齊其  
膏液爾乃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  
藍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棗棹  
梔挑函列棧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奈  
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楸栗  
罇發蒲桃亂漬石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芳酷烈其園則有  
蒟蒻茱萸瓜疇芋區甘蔗辛薑陽蓋陰敷日往菲微月來  
扶疎任土所麗衆獻而儲其沃瀛則有攢將叢蒲綠菱紅  
蓮雜以蘊藻糝以蘋繁惚堇枕泥衰葉蒼蒼資實時味玉

公羨焉其中則有鴻儔鵠侶鷺鷥鷓鴣晨鳧旦至候鴈行  
蘆木落南翔水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清渠其深則有白  
鼈命鼈玄黿上祭鱣鮪鱒魴鯉鱈鯢鱗差鱗次色錦質銀  
章躍濤戲瀨中沉相忘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既麗  
且崇實號成都闕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  
爽塏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  
軒以臨山列綺窓而瞰江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  
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邀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  
外則軌躅八達里開對出比屋連薨千廡萬室亦有甲第  
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扣鍾磬堂撫琴瑟匪葛  
匪姜疇能是恤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洲  
列隧百重羅肆臣千賄貨山積繼麗星繁都人士女袿服

觀莊賈貿塲鬻年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撞華  
麪有栲柳印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莠營流味於番禺之鄉  
輿輦雜沓冠帶混并累轂疊跡泮行相傾誼譁鼎沸則唯  
聒宇宙踟塵張天則埃壘曜靈闐闐之秉伎巧之家百室  
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蠶金所過  
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巨萬鈔規  
兼呈亦以財雄翕翕邊城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  
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若其  
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  
肴核四陳觴以清醪鮮以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  
彈弦漢女擊節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飄屬紆長袖而  
屢舞翩躚躑躑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

累月若夫王孫之屬卻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  
驪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  
朔別期晦匪日匪旬蹴踏蒙籠涉躡寥廓鷹犬倏呻爵羅  
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屠鷹擊虜  
旋塵帶文陀跨彫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  
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岫之蹇澹戟食  
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晶軀氓於萋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  
齒戾犀角鳥鍛翮獸廢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瀆池集于  
江洲試水客艤輕舟娉江斐與神游翬翡翠釣鯉鮪下高  
鷗出潛蚪吹洞簫發權謳感鱣魚動陽侯騰波沸涌珠貝  
汜浮若雲漠含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  
酌清醕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駛轟轟聞聞若風



百川集卷之二十一  
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  
踊躍也馬獨三川爲世朝市若乃卓犖奇譎侗儻罔己一  
經神怪一縑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  
會昌景福貯蜜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魂妄  
變化於非常差見備於疇昔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  
若相如鱗若君平王褒讎擘而發秀揚雄含章而挺生幽  
思絢道德搗藻挾天庭考四海而爲雋當中葉而擅名是  
故游談者以爲譽造作者以爲程也至乎臨谷爲塞因山  
爲障峻阻騰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  
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尚  
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玄武山賦

唐王勃

玄武東山有道居廟蓋仙人之別府也長蘿巨樹梢驤  
雲日玉宇御風而遊蓋懷霄漢之舉而忘城闕之戀思  
欲攀洪崖於煙道邊羨門於天路仙師不存壯志徒爾  
俄而泉石移景秋陰方積松栢群吟悲聲四起背鄉關  
者無復顧向時之榮焉嗚呼有其道無其時則知林泉  
有窮途之歎煙霞有後時之嘆不其悲乎遂作賦曰  
陟彼山阿積石峨峨亭亭千里傷如之何啓松岸之密蔭  
攀桂山之崇柯隔浮埃於地絡披浩氣於天羅爾其綠巖  
分徑蒼岑對室茵軒丹絢蕙塲翠密俯泉石之清冷臨風  
颺之瑟颺仰紺臺而携手望清都而容膝於是躡霞光於  
玉砌步雲岳於金壇懷妙童與玉女想青鳩及碧鸞情恍  
恍而將逸心回回而未安見碧芳之晚晦忘紫洞之宵寒

既而霧昏千瘴烟迷四野恨流俗以情多痛飛仙之術寡  
驅逸思於方外踞高情於天下使蓬瀛可得而宅焉何必  
懷於此山也詞曰已矣哉吾誰欺林壑邊地煙霞失時託  
宇宙兮此日俟虬鸞兮來期他鄉山水只令人悲

劍閣賦

送友人王

李白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前有劍閣橫斷倚  
青天而中開上則松風蕭颯下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  
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驚雷送佳人兮此去復何待兮  
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沈吟兮嘆息視滄波之東注悲白  
日之西匿鴻別燕兮秋聲雲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於劍  
閣兮與君兩鄉對酒而想憶

萬里橋賦

以勢絕色行  
夜路編馬韻

陸贄

萬里兮蜀郡隋都二橋兮地角天隅相去而如垂夷貊曾  
遊而只在寰區倚檻多懷結長悲而莫極憑川試望思遠  
道以何殊昔者滄海朝宗岷山發跡斯觀理水之要若啓  
鑿完之役逮夫東土為陽西邦日益架長虹於兩地客思  
迢迢浩積水於千秋江流豚豚宇宙綿綿今來邈然結構  
應似途程甚偏將覽遊於楚岸欲經作度於巴川日斷  
波中過巫峰之十二心馳路半到荆門而五十徒觀夫偃  
蹇東流崢嶸二邑揭華表以相劾刻仙禽而對立俄鷲迴  
復潮生而夕月初明孰敢爭先仇去而秋灘正急眇天水  
之殊方有人間兮異鄉顧盼而層陰動色徘徊而浮柱生  
光飾丹雘以雖同彼臨淮海度軒車而既異此對銅梁古  
來幾許行人曾遊此路跨綠岸以長存俯清流而下注寧

爲雜賦作足之所莫問傷心之故役有逆旅傷情臨邛遠  
行壯崑崙以靈臺壓江流而砥平家本江都茨波濤而自  
返身留蜀地偶萍梗以堪驚珍池運歸途飄流恨結之子  
去方揚桂棹長卿還弓建龍節旣風月以相問固音塵之  
兩絕斯橋也可以濟巨川之往來不可以携手而相別

擊甌樓賦

張曙

宋玉九辨曰悼余生之不時也甲辰竄身巴南避許潰師  
郡刺史甚權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已江饌酒簇樂以  
相爲娛言間有馬處士木至善擊甌者請即清譙爰馳妙  
絕處上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斯可以抑揚淫放頓  
挫匏竹運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余曰不徒爲  
樂之至於斯酒酣紙筆乃爲賦云器之爲貨考白而自水

之爲性兮柔而清水投器而有象器藉水而成聲始因心  
而度曲俄應手以徵情莫不敲蕭熠燿撇捩縱橫胡不自  
匏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生孰爲節奏樂我生平何被穠  
矣高樓燕喜叩寂含商窮玄咀祉拂綺井以連騫送楓汀  
之靡迤出隈有雪彪咻而雕虎揚晴潭上無風捷獵而金  
虬跋尾目運心語波回浪旋似欲奮而還駐若將窮而復  
連得不似驚沙叫鴈高柳鳴蟬董雙成青瑣鸞飢啄開珠  
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睥眦衡肝神清調古既嗟  
嘆之不足諒悲哀以爲主誓不向單于臺畔和塞葉胡笳  
定不入宋玉筵中隨齊竽楚舞疾徐奮袂曲折縈組潺湲  
下隴底之泉鳴咽上潯陽之櫓鶯隔溪而對語一浦花紅  
猿梟樹以哀吟千山月午斯皆從有入無妙動玄樞滢颯

則水心雲母丁當則杖杪真珠於是發香丹駭靈姝羞殺  
兮鈿箏金鐸愁聞兮魁嘯神呼時也曲闌酒闌煙迷霧隔  
覽故步以躑躅有餘聲而滴瀝臨流而欲去依依轉首而  
相看脉脉太守曰溝止良辰好樂還溥諷賦已勞於進續  
謳歌為序其芳塵余乃歌曰江風起兮江樓春千里萬里  
兮愁殺人樓前芳草兮關山道江上孤帆兮楊柳津是何  
况我兮擊拊眷我兮慙慙回首而漁翁鼓柁疑眸而思婦  
露巾夫當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紛揉乎是非何顧慕乎隆  
替飄纓宜入醉鄉來自識天人之際

畫桐華鳳扇賦 并序

李德裕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  
玄鳥來集桐華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煙飛雨散不知其所

徙有名工繪於素扇以償稚子余因作小賦書於扇上

桐始華兮綠江曙榮鮮葩兮泣清露樹擘擘兮霞舒鳥爛

爛兮星布彼嘉桐兮貞且倚當春暮兮英威二字一作生豈

鵙鵙兮一作珍族久又一作棲託乎瓊枝彼零露兮甘且白

溼曉月兮灑鮮澤豈青鳥之靈儔常飲吮乎玉液有嘉穀

而不啄有喬松而不適獨美露而愛桐非人間之羽翮逮

華落而春歸忽雨散而川寂悵丹穴之何遠想瑤池而已

隔爰有妙工圖其麗容宛宛兮若飡珠於芳藁飄飄兮疑

振翠一作於光風感班姬之素扇空皎潔兮如霰亦有美

人增華點絢雀伺蟬而輕驚南朝畫扇女乘鸞而微眇末

若績茲禽於珍筵動涼風於羅薦非欲發長袂之清香掩

短歌之孤嘯庶玉女之提攜則崑墟之玄讌乃為歌曰青

春晚兮芳節闌敷紫華兮蔭碧湍美斯鳥兮類鴉鸞其體  
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比藻繪於米紈雖清秋之已  
至常愛說而忘食

五丁力士開蜀門賦

以蠻國廓開遂通人俗為韻

陳山甫

伊山為蜀是曰蠻俗惟天俾秦厥生神人拔長蛇之具顯  
闢廣岫之嶙峋在昔棗斜未通羌楚異域彼為夷國物產  
難究封疆罕測秦將欲廣其南冠其北張儀於是度其勢  
量其力假牛之計斯設饋女之功是克蜀王乃命力士闢  
高山貪功饕餮忘情險艱捫峯巒於日側扶虺蜮於雲間  
將以砥嶄崒等躋攀振衣而力抗千嶂攘臂而威陵八蠻  
俄而白日蕩搖玄天忽霍魁哭神怨風號霧廓怒髮森植  
雄心震躍灑珠汗以雹散瞪星眸而電落將欲斷煙靄非

崑嶠譜巨靈之所拓蹂重林迴絕壑疑夏后之所鑿吁可  
畏哉砰轟若雷虎視五嶽鯨吞九垓徒見其豁若谷端若  
堆橫隱嶙直崔嵬大應心踣高隨手摧江標峻拔之形呀  
然地裂巖闕高峯之色驕若天開已而後患方啓前心莫  
遂喧嘩而乍進秦卒遷迤而全收蜀地道路無阻關梁有備  
旋聞五丁死而蠻黨移一逕通而秦人至雖共工之勇將  
觸也非雄項籍之力將拔也寧同曾未若擘秀嶺駭蒼宮  
今古攸賴華夷是通羽毛讐死以填谷草樹驚推而墮空  
遂使鞭石之帝移山之公壯志難奪莫不慕其英風

長樂花賦并序

蘇頌

蜀太守庭際有紫華草秋中始繁英露洗冬早尚直本霜  
封蕪雜大同於衆卉感衰小異於群物余訝而未識更或

告余曰此張虞所賦蜀長樂苑也故心暗賞焉因口授書  
更遂墨而成作恨不見古人所為得髣髴其旨爾

夫長者以短長之形度其長者則至美天樂者以哀樂之  
類同其樂者則至喜長也樂也吾安得而間之嘉織植之  
並用備令名兮在茲徒見其豐族莽尊高標璀璨堊丹外  
而縞中葉縹分以紅貫綴綠穎之重疊索紫蕤之爛漫迫  
而象之君子其常或微或章聳危冠兮纓若綬默退靜其  
何望遠以意之佳人欲翔炫炫煌煌重羅綺兮撲瑤翠蹇  
來思而未嘗匪以幽兮自直匪以直兮自藏匪以晚兮自  
耀匪以擢兮自強文濁露之均灑庇清舒之沉光本無嫌  
於散地甘有寓於殊方默則太液初滿上林新霽羊茸灼  
樂萬品千計搖瑞色而函芝雜奇葩而轉萼孰與夫玉堂

時有涼飈燕雀滿簷楹鴻鵠搏扶搖物性各自得我心在  
漁樵兀然還復醉尚握罇中瓢

赴捷為經龍閣道

岑參

側運轉月壁危梁透滄波汗流山鳥道膽碎窺龍窩驟雨  
暗溪谷歸雲網松蘿屢聞羗兒角厭聽巴童歌江路險復  
求夢魂愁更多聖主幸典郡不敢嫌岷峨

錦亭晚曠

宋宋 杞

長夏宜高明緩帶散煩窘憑軒一超然目與天共盡山從  
雲端現日就林外隱風來草樹披煙生井間近自公况多  
暇冲臆無留益即此可宴居何須事游軫

悼蜀詩

張詠

蜀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奢僭極珠貝狂佚務娛樂虹橋

吐飛泉煙柳閉朱閣燭影逐星沉歌聲和月落闕鷄破百  
 萬呼盧縱大噱遊女白玉璫驕馬黃金絡酒肆夜不扃花  
 市春漸作禾稼暮雲連統繡淑氣錯熙熙三十年光景條  
 如昨天道本害盈侈極禍必作當時布政者罔思救民瘼  
 不能宣淳化移風復險約情性非方直多為聲色著從欲  
 竊虛譽隨俗縱貪攫蠶食生靈飢作威恣暴虐佞罔天子  
 聽所利唯剝削一方忿恨與千里攘臂躍火氣烘寒空雪  
 彩揮蓮鏑無人能却敵何暇施擊柝害物贖貨革皆為白  
 刃爍尾爍積臺榭荆棘迷城郭里第鏤苔蕪庭軒喧燕雀  
 斗粟金帛市束芻羅綺博悲夫驕奢民不能飽葵藿朝廷  
 魚元戎帥師盪寇惡虎旅一以至梟巢一何弱燎毛燬晶  
 燧破竹鋒熠燿兵驕不可戢殺人如戲譴悼耄皆麗誅玉

飛梁迴送於虹光藻井倒垂乎蓮萼信神明之保護亦列  
 仙之憑託於是乘輿乃登夫翠輦而建華旒鈎陳驚道兮  
 環衛周命期門使接蹕將有事乎娛遊六龍驤首以啓路  
 八駿騰光而夾輶且肅肅以穆穆幸夫花萼之樓然後層  
 軒四敞聖情周顧遙窺函谷之雲近識昆池之樹綠野初  
 霽入渭北之川原青門洞開覽山東之貢賦亦以崇友悌  
 之德勸農桑之務豈止唯臨鄜杜之郊空指邯鄲之路而  
 已哉且壯麗難匹光華匪一馬禁掖以徘徊隱垂揚而半  
 出赫圉以弘敞肅隱隱而靜謐非匠氏之奇工梓人之  
 妙術孰能至於此哉歲如何其歲之首花萼樓兮對仙酒  
 願比華封兮祝我聖君千萬壽歲如何其歲始正花萼樓  
 兮聞御營願同吉甫兮頌我聖君億載聲蓋聖人去有欲

反無名深宮皓素高居稷清觀群方之樂葉朝諸侯而嚮  
明即知華夷欣慶冠帶混并均五氣之善叶二光之精嗟  
乎時艱再得歲不我與跡已混於沉滯心未齊於出處此  
小子之所以瞻棟梁以自悲仰雲霄而失志

梓潼神鼎賦

以靈瑞珍  
寶出焉

盧稷

於戲德包生植者不能動彼天之道瑞及飛走者未能感  
無愛之寶故知瑞之大者下及無心之金石德之深者上  
合不言之玄造我國家高選理物先天順人膺景命闡坤  
珍由是函谷關旁靈符出而啓聖梓潼郡內寶鼎光乎取  
新此鼎者聖人之大寶有國之神器量則弘深體乃殊異  
竊如斷山之酋宰屹若巨鰲之巔巔峙其足者可以象三  
德處其心者將以含萬類不汲而滿不燃而弗內烹雖以  
養賢上歛雲而作瑞應火木之卦既調鹽梅鏤山川之容  
且禦魑魅是鼎也豈徒靈感亦有疑識不假彫鑄宛然文  
字實彼天之所錫表吾君之至異啓五百代之昌符成六  
萬年之寶位與夫遷鼎郊廓卜代三卜年七百者不可  
同日而議宜書于冊于帝之庭以合明應以昭神靈士有  
聞而嘆曰昔皇帝作寶鼎三秦帝奠神鼎一周之衰也沉  
泗水而隱藏漢之盛也在汾陰而見出未有能表聖壽之  
無疆應人文以純吉竊亦歆負得於明主啓心而獻術若  
能使我徵於有商豈見遺於今日

仁壽鏡賦

并序

史觀

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者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于巖之半  
仁壽之字昭然可觀僕深竒之因而為賦



主上恢大寶闡鴻休仁風揚而玄德布壽星輝而皇化流  
故得仙靈啓瑞石鏡涵秋無往不形鑒乃俾於止水有焉  
而應道可喻於虛舟懿夫化自天鈞質非鍊造亭午光射  
靈朝曙早來洞穴之九仙對商山之四皓炳崑崙之龍燭  
倒風壇之竹掃光能照乘不遺罔象之珠跡在幽巖為啓  
空峒之道動如秋水之澄皎如寒雪之凝駐清夜之圓月  
挂長河之片冰其形不由於拂拭其勢宣假於鈎繩君則  
無心惟德之斯感山非自爾喜神之有憑左猿吟右虎嘯  
萬籟相聒群容必召雖復晉有金飾之美魏有銀華之妙  
何如庸魅而野鹿羞窺愛舞而山鷄自照昔之寫形仁壽  
見瞻咸陽倚玳瑁而稱麗挂珊瑚而益光名傳歲月事著  
縑緙咸播美於千古孰歸功於我皇鏡為之鑒與明德之  
合符石類於金惟聖躬之初應可以示後世之千葉可以  
軌前王之萬乘記事之簡允光良史之書以美之詞更動  
詩人之興法天法地之謂仁不騫不崩之謂壽惟仁也故  
能昭泰惟壽也故能長久萬人咸識鄙石室之仙經六體  
自然輕漢園之臥柳我大君猶抑而不納謙而不有小人  
無益於補天庶斯文之不朽

灑頰堆賦

宋蘇軾

世以瞿唐峽口灑頰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  
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  
而至於夔瀾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  
十一苟先無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鏡  
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為之賦

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唯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滯瀕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滯瀕之下喧飗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鈞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巫山賦

蘇轍

過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蹇蹇雲孤興其勃勃兮北風慨其揚波山嶽崟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峯連蜀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三不知蹊逶蕪滅而不可步兮玄猿黃鵠四顧而鳴悲覽松柏之青青兮紛其若江上之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撓雲之脩柯蔓草蒙茸以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孤峯其下藂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歛手危立以右頤兮舒目遠望恍然而有所懷儼峨峨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臨萬仞之絕險兮獨立千載而不下顛追懷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泝江千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可

以朝求而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兮想氛  
氣之參差惟神女之不可以求得兮此其所以為神湛洋  
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懷乎世之人朝雲蔚其晨興兮暮  
雨紛以下注變化倏忽不可測兮俄為鳥而騰去忽然而  
為人兮佩玉鏘以琅琅愛江流之清波兮安燕處乎高唐  
彼蛟龍之多智兮尚不可執以直學高丘深其蒼蒼兮恍  
誰識其有無

鑿二江賦

狄遵度

嗚呼吾聞魚鳧氏以降秦太守之前蜀之為國不知幾千萬  
年方二江之害被茲土以禹之功不是施兮嗟後采亦奚  
言披民之昏溺兮無乃得之於天不能遷土而改宅兮其  
流漂亦誰免勁崖挺以中亞兮激狂瀾而右旋橫鶻折走

莫知其所之兮吼穹谷而下穿蛟鼉鼈蟹呀以相濡兮何  
允蠢而緣延暈霄吮血沸以咀嚼兮咸飲腐而飽臚萑蒲  
菱茨紛以相被兮汙百頃之良田土不藝而民無所食兮  
孰與奏其艱鮮民之害固不可終極兮歷百千萬世天乃  
授之以賢曰噫中國之無人遂使民至於此焉天之生斯  
民兮故使之食飽而居安降巨留以漂之兮天之意不然  
水之性固就下善利兮決之則宣濬九川而距四海亦奚  
艱且九載之孜孜民不憚苦而訴煩蓋因利而為利兮勞  
之在先不忍一勤其力兮乃至驚萬世而害弗捐胡不浚  
發其利源剷削其害根巨崖剖以鏗裂兮峩頽乾而陷坤  
怒石奮以交墜兮吁電走而雷奔蕩重淵以傾覆兮喪百  
恠之精魂雲轉霧溢盤薄蹙躅兮注壑于其間寂寥散漫

肆以長往兮若氣散於坯渾決其餘以旁漑兮居其側數  
百頃皆膏腴之上珍民降丘而下宅兮若蟻聚而蜂屯則  
幾年幾世之積害一日刷去兮不啻捐芥而蕩塵嗚呼蜀  
之為國非地之中宜乎夷貊之雜處魚鼈之與同有李侯  
者至然後別類於水物有仲翁者至然後同俗於華風然  
則今所棟宇而處衣冠而嬉皆二公之所翳若李侯之事  
固所莫得而繼彼仲翁之教亦何憚而弗為嗚呼以禹之  
功至大至神括六合以橫被疇有存而勿論胡茲為害獨  
不得聞無乃力所不洎兮抑亦遺其功於後人而今而後  
乃知民未得所欲事或有不利先世所未暇除去聖人所  
未及裁制苟有志於生民皆吾人之所事若曰茲事體大  
必聖人而后為則小子也不敢與知

述賢亭賦 并序

閻苑

番星既殞火井重炎孔明志在電掃荆揚席卷洛布四  
頭八尾於平沙之上乃昔人臨流感嘆之所余慕其風烈  
而述其德業因名斯亭曰述賢攷其陣法則方以八環一  
而為九馬隆導之以破賊圓以六包一而為七李靖導之  
以平虜蓋戰守處畫部伍節制所重者勝所忽者敗所以  
觀宏規者仰脈指竒蹤者稱美也且益州分應并絡僻在  
坤維而武侯以區區之蜀莅政至公董武立信貫許國之  
精誠伸命世之勇略令施竹帛不續而溫律嚴斧鉞不寒  
而慄方其鷹揚上國虎視中原驍將聞風而奪心壯士望  
塵而破膽擁精銳之衆者堅壁受辱稱骨鯁之臣者仗節  
包羞玩敵於股掌之上措勝於談笑之間比昔賢則過之

責斯人而備矣余構亭於此俾其登之者識常山地勢知天下奇才壯雄圖之不朽想英風而猶在嗚乎天假其年則禮樂攸興天命有歸則智力無用大筆方籌長星遽墜陵谷已遷尚有典刑蠻夷雖化不忘武備况今夏賊干常遼人稱號冠帶遺民雜窮髮之種漢唐故地混茹毛之俗而受鉞登壇專長城之寄者節制可忽耶秘殿華閣當方面之權者勤勞可繼耶今步遊難上鑒前追往作古賦以述其始終使夔人歲時歌之不無感慨焉雖然孔明方躬耕之時處布衣之賤儻不遇三顧之主安能縱七擒之首噫自古英雄之士時命不遇其名湮滅而無聞者惜哉賦曰

鼎分率土姦賊陸梁孔明布石於平沙之上高步於大江之傍志馳許洛欲掃荆揚按井字九宮之法本河圖八卦之祥縱橫魚貫曲折雁行雖云蛇勢實曰龍驤其始也荷寫誠於傾蓋遂感激而褰裳應雲龍之隱隱信魚水之洋洋其終也酬三顧而不爽縱七擒之所長資一時之談笑播千載而芬芳况夫才兼管樂政黜申商蜀則冬日魏則秋霜蜀民暖於布帛魏人困於豺狼於是并聲東下響應西方折曹氏之牙角挫仲達之鋒鏑至今秦隴恥其中樞梁益誅乎甘棠論高節則勝棲巖之入夢鄙負鼎之干湯推治體則蕭何為政之咳唾予產遺愛之批糠量行事則用兵如晉文之示信教民如周誥之成章觀施設則有與羽扇以節金鼓木牛流馬以代梯航遵節制則馬隆以八陣用於晉李靖以六花顯於唐宜其斬王雙而走郭淮殺張

邠而辱宣王吁哉飲渭之龍隨天數而已沒吞吳之蛇如  
寶氣而難藏所以餘威遠振遺跡在彰忠義撫劍而嘆息  
英雄沾襟而感傷戎夷懷德而縞素士民追昔而蒸嘗余  
徘徊灘上不見鵝鶴奕奕龜蛇央央但覺雙鳧失宅三甲  
負芒瞿唐風急起波聲之嗚咽巫峽雨散連天際以淒涼  
縱使秦雲變色魯日迴光竟與草木同朽皆無益於興亡  
宣和二年十月十五日魏陵閻苑述

憫相如賦

楊天惠

祖重黎之洪懿兮系中山之蟬聯食岷峨之舊德兮飲江  
漢之靈源皇既私知以多技能兮卿又附益之以師友之  
傳招湘均使侍書兮麾蘭卿為我駢綜藝文之要妙兮由  
劍術之雄妍載而之四方吾將鼓行諸公之間視騎

多冗兮義不辱於周旋顧嚴鄒之差強人意兮聊步武於  
梁垣惟才高之寡合兮以其遭遇之難靡歲月於官學兮  
嗟不耦而空還徑于里而一歇兮歧喬木於故山殆而竭  
來第如臨印兮存故人之問關起握手相勞苦兮音響疊  
而拳拳彼汙令之體苛兮矜縶禮之闌單慨非余心之所  
悅兮矧駟僮之與同監強要卿以俱行兮卿固已薄其所  
以然標使者於明兮出告之以不聞何隆初而殺終兮卒  
俛首而從猶彼遷虜何為者兮竊東向於肆筵紛臭處之  
逼人兮笑言訝以更謹于意卿食不下咽兮奚宴安乎未  
歡酒參半而奏音兮四座寂以無喧嗟輦下之遺直兮固  
渙恣而不鮮媵冶容而亡賴兮猥自成乎哀彈懿長離之  
文章兮非鸞凰其誰匹曷伴鳩以為媒兮即游臬而接翼

棄朝陽之顯敞兮集此榛莽之蒙密也吐竹梧之芬馨兮  
爭羶腥之餘味也度將鷄以授意兮吾固不審卿之所謂  
也卿縱懷彼臬以好音兮吾恐彼臬之終弗類也既么麼  
又不材兮曾何足以溷箕箒之役決帷簿而夜奔兮毀杞  
檣而不入卿胡爾然不自喜兮安受此盡蝕豈其不禁枉  
杓兮悅沈冥而不自克寧卿意之易敗兮移氣體於終食  
人固醉而誤醒而悔之庸何傷於好德恠卿初弗定此計  
兮後又狂鷺而不復入不慙卿杖者之善罵兮出不羞賢  
牧伯之餘澤厭儒衣之巨麗兮龍隸人之褻服雖雜作而  
忘劬兮蔽泥水以為飾悵遷虜猶不堪其憤兮卿獨何施  
施于眉目始吾嘉卿之好音兮殆將以禮乎自持進有虞之  
惟操兮紹尼父之聲詩胡中道自絕於前修兮乃陷而入  
於桑濮之為終吾偉卿之能賦兮工諷諫而不怒攝侈汰  
之瀾翻兮卒歸之於王度唁卿躬之不蚤正兮尚何以禁  
切於人主嗟乎操行之不得兮躓終古而增汗挽天河以  
自湔兮吾恐垢氛之不能去亂曰邛山迤邐邛水悠兮日  
跳月踔郵千秋兮歸然遺宇庇沈湫兮浮魂螿魄尚想遊  
兮我欲埋井剗梧楸兮死者可作庶無木兮孰是人斯而  
有是醜兮尚俾來者毋罹此垢兮

閔相如賦

鄭少微

躔長卿之絕塵邈下軼於屈宋思眇眇以入微辭蔚致而  
秀貢驚八弦之津涯括動植而錯綜羅篆籀於重泉幹形  
聲而罄控當其奮翼巴庸前無古人拾瓦灰之斷簡搜尼  
聖之遺文紛齊魯之老師徒騁辯於說鈴蛇筆土梗鼻端

運斤專兔園之右席麾鄒枚於嘯呻顧天西之標社帳夜  
錦之未晨念弦歌之石友暢落魄於情親夫何發人之艷  
艷兮感熠燿之宵光矚綺䟽以託誠兮佩徽音而曷忘嗟  
父母之不聰兮昧彼都之丰臧瞻星河之照關兮徑遡洄  
而往從縉紳先生而爲此歎浼德汗行既不勝誅問閭烈  
女世未乏諸足不下堂步中瑀琚紐幽蘭以爲裳兮鈿美  
玉以爲車豈無泳漢之游女兮亦有采桑之秋胡秉周禮  
以律身兮諒冰雪之難渝裨化國之陰教兮飾家道之權  
輿尔弗安于正吉兮蒙惡聲於簡書訪舊壚於故老恭榛  
蕪之離離智井乃貪泉之戒修梧寔曲木之規渴者勿汲  
喝者勿栖噫嘻余觸類取譬操觚默惟滔滔儒服相遠幾  
希樓處子者迷忠義之大閑窺隣墻者聞富貴之危機斥  
鴈幣之聘媒灼之辭墻間之夫河間之婦等亡羊耳未嘗  
勝負又奚獨料理十日卜之與典午邪

八陣圖賦

元楊維禎

邀哉邈乎蠶叢故墟劔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  
兮馬不得以馳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中山  
之苗裔兮迺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強猗信乎江  
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  
吞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  
之成筭兮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  
宅天地衝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遊兮蛇蟠虎翼撓之無  
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失於正正兮  
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能柔於能剛喻以常



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巴之水兮砒崖折壁峽之濤  
兮風霆礚礚彼箕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魄石非神物之  
陰衛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貌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  
運縱擒於掌握兮筭不出於八竒賊之望而走兮甘巾幘  
之受雌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  
兮肆獯蚩之赫伐逮尚父之六弼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  
馬之剽掠兮徒生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  
又何法茲八陣之猶覺兮軼軒皇與天老曰流馬與木牛  
兮又神機之所造歟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訖黃  
芒以當天兮掩炎精之皜皜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  
山川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醜吾觴招謫仙兮呼子  
長訪魚復之砂磧兮弔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  
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友筠軒賦

明方孝孺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構憇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  
深秀蒼雪洒乎涼飈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暖律乍起  
和氣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鶴行風節持以雅素  
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香馥纍纍  
而具簇密葉重重而翠園笙簧俎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  
毗佳麗以裒雄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  
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韶合兩  
初歇而香勻坐若色侵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以噴金水  
環迴而嗽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裯或彈碁而雅  
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鬯真固平生

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  
玄冥降兮群陰駭履霜兮冰將至摧枯拉朽兮馮巡稟抗  
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  
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  
弗驕世上有王堂之貴此豈無甕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  
復謝崇而慕閑彼將聽晨鷄而拜楓階此獨咀明霞而扃  
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  
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烟之表洗兩  
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  
辭曰清清兮歲寒之心温温兮瑯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  
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之兮慨古傷今古人汨  
汨兮誰爭予所疏一噐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羨  
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壁兮莫手糲糠松花飯  
兮荷葉衣贖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  
子兮其樂有餘

伊蘭賦

楊慎

江陽有花名賽蘭香不足於艷而有餘於香戴之髮紒經  
旬猶馨意古者紉佩之用頽浴之具必此物也西域有伊  
蘭以為佛供即此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也從而為之賦曰  
英英有蘭猗猗其美謚以伊蘭寔自邛始維蘭之品粵繁  
有藜曰蕙曰蓀錯運丰茸曰芷曰蒞名殊物同形如蒲萱  
益盍是薦謚俗攸珍乃蘭之賡可佩可紉服之媚人昔號  
國香今茲曷湮宜頽宜浴陳除新沃昔聞其語今茲則認  
先正聖蘭謂識之艱山谷致疑悔翁屢歎若卉之挺生

兮何理美而琦絕既歲繼以晞陽兮亦宸岑而帶岳交射  
干而偕生兮明荔挺而俱發漱玄英之朝澤兮應復至之  
陽月秉荼蓋之專榮兮擅芳菲之醜烈開以景風之倏長  
兮貫乎星回之火節漱沉瀝之芳潤兮全朱明之炎德匪  
直十步之有芳兮曾譏經旬之未歇乃有娥媼掩嫫靡曼  
娑昭步步移艷笑笑傾城子夫興於鬢髮昭儀寵於體馨  
曳步搖之馥郁映角犀之豐盈若蘭機回文之錦李蘭琴  
綠綺之聲爰色授而魂與且目眩而心縈倭倩梁家之髻  
浮渲韋娘之纓咸織指兮爭掇並巧繁兮相迎都梁蟾蜍  
兮闕尔而減價虎蒲龍棗兮瞠乎其亡菁超旃檀於雪域  
壓迷迭於雲清星芒堂晝而弗隱金粟未秋而先成埒瑤  
華兮王蕊叶綠蕉兮紫莖堪納涼於玄圃思御風兮蓬瀛

詎數秋紅之簡子豈願晚翠之長卿爰感子兮體物遂錫  
子以嘉名重爲系曰肇允嘉卉兮昉自炎皇媿人之佩兮  
王者之香深谷逶迤兮無人自芳宜居息鄴兮屈平纍湘  
晨月秋風兮屬國之堂洪波霜晚兮謫仙之鄉紉遺佩指  
兮庸亦何傷體物瀏亮兮聊以相伴

戊旅賦

楊慎

恭承恩譴兮于後滇越捐珮江皋兮解紳雲闕三陟崔崔  
兮九折黜黜不日不月兮遂屆窮髮撫孤旅而悄豆兮揄  
衆困而慙心悵圭籥之駸遑兮逾四稔而迄今父母孔遠  
兮懿親離而比南類連達而分衢兮似同波而殊潯慈烏  
忻於共巢兮恒烏悲乎異林彼纖羽之微族兮亦命侶而  
踟躕何生人之含靈兮乃離羣而弗如詠清人之介駟兮

感放士之鳴鶴姬公畏于熠耀兮左父嗜大螭姑屈托乘  
于螭豹兮莊寄徑于鼉鼉在聖哲而固然兮攬古人而重  
歎哀吾生之惟郵兮背中土而播荒粵戴盆而伏嗒兮望  
嶮嶮之末光神怵恨而蜚颺兮形鬻卷而僮囊睇孫水之  
浩渺兮瞻靈關之峻極聆惺惺之夜啼兮履狒狒之朝跡  
尋終古之攸居兮問祝融之昔宅百靡登而不懼兮魑魅  
過而奚慄岨岨颯揚兮含沙影流唱茲徂春兮忽焉杪秋  
月令殊于九州兮瘡卉華而歲周若有人兮好我搗首酒  
兮思柔采蘋即兮綴扶留贈相離兮結忘憂寒鷄鷄兮爲  
脯露江魚兮爲脩滇歌兮變舞白日逝兮玄景浮獨持觴  
而懷遠兮雜歎歎其向陬遂還軫而休室兮隱寒雨于寂  
夜引單枕而假寐兮遙夢歸乎親舍家人喜以歡語兮問  
里勤其來訪衆雞鳴而驚余兮晨光昉乎東射悵夢歡而  
覺悲兮浹承睫而交下假靈氛以歷占兮援龜頌兮余謝  
曰明庭其布德兮子行歸乎肆赦系曰莫靡荒服自中古  
兮日月之表燭不普兮童亥步窮禹罔睹兮蘭津開道行  
商苦兮碧鷄望祭使者阻兮余亦何爲恒此土兮金躍不  
祥順勿忤兮樂天知命夫何恤兮

渡瀘賦

何景明

晨瞻崇丘鬱乎相袤肩以水峽隱以大洲沙莽寒日江深  
夕流蓋將濟於瀘水傍人告予以理舟沿洪波以直度迎  
廻颺於上游顧中原而緬邈文西域以滯留感逆旅之長  
勤懷古人而增憂想夫漢炎既燼蜀都始家區土未闢士  
馬不加深入五溪橫制三巴冒險通塞柔邇來遊收羣

以帶甲率庸廬而習戎健吳權之堅銳摧魏懿之精華今  
其斷岸遺津寂寥水涯苦霧縈石悲風振沙音塵淪絕古  
今長嗟歎餘風兮莫觀幸故址兮重過西望開創之基形  
勢蒼蒼襟夔府而控荆門峙巫峽而流瞿塘簡書零落陣  
圖縱橫煙磧下月陰岸積霜風雲慘而猶憤魚鳥畏而將  
翔功雖殞而譽遠身既沒而國亡南瞻祠廟魏兮愀宏松  
栢蔭戶丹青闕宮垣骨林蔓堦卷寒蓬亦徒嚙吁父老涕  
淚英雄而已嗚呼當其長嘯之後三顧之餘氣感雲龍恩  
同水魚念季葉之否運思中興之遠謨偉雄並乎三分耻  
偏安乎一隅何遂違其懿志竟弗騁其長驅吾哀斯人遭  
時不淑宜三代以翱翔胡群奸而馳逐矧功業兮難成且  
年歲兮易促嗟哉天道高不可摩得志者寡失意恒多尚  
道之不行雖孔孟其如何泛泛吾舟載楊其波艤彼清潯  
陟彼中阿無人可邀聊獨行歌歌曰朔風起兮灑水寒扣  
楫中流兮懷昔賢遇匪其時良獨艱嗟嗟遇匪其時兮良  
獨艱

甘露賦

蔣容

潼川城北門外百步許有觀曰天慶者碑志宋宣和元年  
勅建迄今歷春秋三百有奇觀之複殿長廊茂林脩竹誠  
棲真之所亦州境之一勝也羽流張玄冲主之

皇明聖天子御極之十九年癸卯春陬月元有四日子因  
暇期同寅二守同郡包侯良輔節判宛城張侯希賢零陵  
劉侯尚禮一造焉因覩東王殿墀之下翠栢數株亭亭如  
蓋借欲臨翫玄冲進曰未宜甚迫恐其流膠露汚袍服也

劉曰春初寒冽氣尚嚴凝栢何遽有膠耶因就視之乃告  
予曰非膠也甘露也予以爲未信劉曰請無疑盍試之予  
審視再四見其光若水晶色若琥珀累累聯綴若珠璣然  
取置舌端則味甘如飴諸同寅暨羣吏卒嘗之皆然由是  
靡不驚異以爲祥也予惟甘露仁澤也世不多見嘗觀瑞  
應圖云露之異者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嘉露祥露  
之名今乃見之固云異矣第吾輩政教未脩民心未洽何  
以得此寔由

聖人在上四海蒙福國家休徵天下之瑞也敢竊頌太平  
效聲麗則而爲之賦曰

露之爲物兮潤澤萬彙是陰陽之氣瀰漫八荒靈液津津  
予非霧寒光湛湛兮非一箱鶴性驚兮鳴以應睽蟬腹繁兮

飲以爲糧石闌金井宵襲潤兮珠箔玉堂團清影兮綴菊  
葵以濯濯墜素輝兮映蕙蔭而蒼蒼柳眉沾兮蟬含翠黛  
黎腮濺兮汗漬粉粧變爲天酒仁澤敷揚文明之兆休徵  
之張以鱗甲而有靈龜神龍以羽毛而有麒麟鳳皇粵觀往季  
汗簡是詳不聞降於營兮細柳不聞降於殿兮長楊術士  
盛以琉璃之器兮授諸武帝士庶承以彩絲之裳兮獻諸  
明皇魏明兮詔降於仁壽漢宣兮詔降於未央逮我

聖朝瑞氣充彰南郊降兮禋享之誠昭格上帝辟雍降兮  
崇禮之敬感通素王既而俯仰兮間有天河濡染兮莫量  
顧彼梓州侯甸遠方胡爲兮感召天佑兮豈常不見乎雲  
臺兮拱宸乃呈乎天慶兮寥陽不於松篁兮湛湛惟於古  
栢兮瀼瀼霜凝兮其粒如米月出兮其汁如漿光兮玉白

色兮金黃試採美脂兮僅足以潤吻欲食沆瀣兮那得而  
充腸欣忭兮踴躍舞蹈兮倘佯將應五穀之豐登兮西疇  
是兆五星之聚奎兮上庠僉歸美兮二異所致予則自歎  
兮六事未遑聞諸戴禮兮諸侯有善歸諸天子乃敢獻頌  
兮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治教休明兮日新月盛  
皇圖鞏固兮地久天長

灑灑堆賦

瞻瞿塘之浩瀚吞西川於一軌肆滌瀾而千里載滌洄于  
三峽儼茲石之孤起水滙之而潄滌抗流澌之橫放壯地  
氣之呼吸益鎮夔軸以長存域砥柱而中立者也原灑灑  
之鑄形岫滄波之尋丈既挺立而若馬亦躡峙而如象固  
自植之根蒂任狂流之蕩漾捍蜀川之門戶作荆襄之保

障偉片石之爲功洵亘古而莫尚即吾人而擬議若振世  
之豪傑張浩氣于獨立植人紀於既絕標格天之勳庸樹  
蓋世之功烈既炳烺而磊落亦崢嶸而吸嶸矧鍾茲之瓌  
特裊來遊之雋哲豈無障百川而東之與茲堆而並列者  
乎是故有如昭烈拯漢末造氣吞曹瞞力驅吳獍百戰艱  
關三分控抱若堆斯堅乎屹蒼昊有如諸葛濟時人能托  
孤授政盡瘁鞠躬將星弗隕仲達必窮若堆斯植氣橫曰  
虹有如雲長髯修且揚明燭達旦志嚴秋霜樊城之圍聲  
震荆揚若堆斯壯樹我天常有如翼德鐵面突兀長鏢風  
馳神駒電颺變起侍帳心明皎日若堆斯挺精爽不泆有  
如工部樹幟詩壇內篤忠懇外歷艱難一飯不忘千載所  
歎若堆斯固大節孤攀有如濂溪自得深造愛茲池蓮不

除窻草上探洙泗下開頤顛若堆斯立示我大道有如康  
節學究先天居夔有咏演易有傳心勤觀象淚墮聞鶴若  
堆斯嚴範茲東川有如梅溪攬權猷策忤彼巨奸因之  
謫馬網抗疏義泉遺澤若堆斯正爰立臣極緊昔賢之幹  
世運奚啻夫灑灑之郵頽波在地爲茲堆之岷嶲於人爲  
氣節之嵯峨豁古今之大觀詎坎流之殊科諒茲心之貞  
白又遑邨乎其他苟吾力之能殫胡可委世變於江河指  
前脩以作則礪貞石而礪磨切予衷之仰止望灑灑而高  
歌歌曰川水瀰漫兮夔石巖嶭波有堆兮士有節苟弗自  
立兮非潰則裂吁嗟士兮視此石兮百拌而不折兮

楚辭

九懷

漢王褒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具  
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  
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污瀆遭世溷濁莫之  
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極運兮不中來將屈兮困窮余深愍兮慘怛願一列兮無  
從乘日月兮上征顧遊心兮鄙艷彌覽兮九隅彷徨兮蘭  
宮芷閭兮葯房奮搔兮衆芳茵閣兮蕙樓觀道兮從橫寶  
金兮委積美玉兮盈堂挂水兮潺湲揚流兮洋洋著蔡兮  
踊躍孔鶴兮回翔撫檻兮遠望念君兮不忘拂鬱兮莫陳  
永懷兮內傷

匡機

天門兮鑿戶執由兮賢者無正兮溷廁懷德兮何覩假寐



兮愍斯誰可與兮寤語痛鳳兮遠逝畜鷄兮近處鯨鱓兮  
幽潛從蝦兮遊睹乘虬兮登陽載象兮上行朝發兮葱嶺  
夕至兮明光壯飲兮飛泉南采兮芝英宣遊兮列宿順極  
兮彷彿紅采兮駢衣翠縹兮為蒙舒佩兮絺纒竦余劔  
兮于將騰蛇兮後從飛駟兮步旁微觀兮玄圃覽察兮璿  
光啓匱兮探筭悲命兮相當紉蕙兮永詞將離兮所思浮  
雲兮容與道余兮何之遠望兮仟眠聞雷兮聞聞陰憂兮  
感余惆悵兮自怜

通路

林不容兮鳴蜩余何留兮中州陶嘉月兮總駕攀玉英兮  
自修結榮莖兮逶逝將去丞兮遠遊徑岱土兮魏闕歷九  
曲兮牽牛聊假日兮相心道光耀兮周流望太一兮淹息  
紆余轡兮自休晞白日兮皎皎彌遠路兮悠悠顧列宇兮  
縹縹觀幽雲兮陳浮鉅寶遷兮份破雉咸離兮相求決莽  
莽兮寃志懼吾心兮懣懣步余馬兮飛柱覽可與兮匹儔  
卒莫有兮纖介永余思兮怵怵

危俊

世溷兮真昏違君兮歸真乘龍兮偃蹇高回翔兮上臻襲  
英衣兮緹緇披華裳兮芳芬登羊角兮扶輿浮雲漢兮自  
娛掘神精兮雍容與神人兮相胥流星墜兮成雨進麟盼  
兮上丘墟覽舊邦兮瀚鬱余安能兮久居志懷逝兮心懶  
慄紆余轡兮躊躇聞素女兮徵歌聽王后兮吹竽魂悽愴  
兮感哀腸回回兮盤紆撫余佩兮續紛高太息兮自憐使  
祝融兮先行令昭明兮開門馳六蛟兮上征竦余駕兮入

冥歷九州兮索合誰可與兮終生忽反顧兮西園觀軫丘  
兮崎傾橫垂涕兮泣流悲余后兮失靈

昭世

季春兮陽陽列草兮成行余悲兮蘭生委積兮從橫江離  
兮遺捐辛夷兮擠臧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伍胥兮浮  
江屈子兮沈湘運余兮念茲心內兮懷傷望淮兮沛沛濱  
流兮則逝榜舫兮下流東注兮嗑嗑蛟龍兮導引文魚兮  
上瀨抽蒲兮陳坐援芙蓉兮為蓋水躍兮余旌繼以兮微  
蔡雲旗兮電驚儵忽兮容裔河伯兮開門迎余兮歡欣顧  
念兮舊都懷恨兮艱難竊哀兮浮萍汎淫兮無根

尊嘉

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微霜兮眇眇病疢兮鳴蜩玄鳥  
兮辭歸飛翔兮靈丘望谿兮滄鬱熊羆兮响嗥唐虞兮不  
存何故兮久留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修余兮袿衣騎  
霓兮南上乘雲兮回回臺臺兮自強將息兮蘭皋失志兮  
悠悠紛縷兮微鰲思君兮無聊身去兮意存愴恨兮懷愁

蓄英

登九靈兮遊神靜女歌兮微晨悲皇丘兮積葛衆體錯兮  
交紛真枝抑兮枯槁枉車登兮慶雲感余志兮慘慄心愴  
愴兮自憐駕玄螭兮北征邇吾路兮葱嶺連五宿兮建旄  
揚氛氣兮為旌歷廣漢兮馳騫覽中國兮冥冥玄武步兮  
水母與吾期兮南榮登華蓋兮乘陽聊逍遙兮播光抽庫  
婁兮酌醴援爬瓜兮接糧畢休息兮遠逝發玉軻兮西行  
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寤辟標兮永思心怫鬱兮

思忠

覽杳杳兮世惟余惆悵兮何歸傷時俗兮溷亂將奮翼兮  
 高飛駕八龍兮連蜷建虹旌兮威夷觀中宇兮浩浩紛翼  
 翼兮上躋浮弱水兮舒光淹低徊兮京止屯余軍兮索反  
 觀皇公兮問師道莫遺兮歸貞羨余術兮可夷吾乃逝兮  
 南娛道幽路兮九疑越炎火兮萬里過萬首兮嶷嶷濟江  
 海兮蟬蛻絕北梁兮永辭浮雲鬱兮晝昏霾土忽兮歷歷  
 息陽城兮廣夏衰色罔兮中怠意曉陽兮燎寤乃息軫兮  
 存茲思克舜兮襲典幸咎繇兮獲謀悲九州兮靡君撫軾  
 歎兮作詩

陶壅

悲哉于嗟兮心內切嗟欵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進  
 兮捐棄隨和鈇刀厲御兮頓棄太阿驥垂兩耳兮中坎蹊  
 蛇蹇驢服駕兮無用日多條潔處幽兮貴甯沙割鳳皇不  
 翔兮鷄鷄飛揚乘虹驂蜺兮載雲變化鷓鴣開路兮後屬  
 青蛇步驟桂林兮超驤卷阿丘陵翔舞兮谿谷悲歌神車  
 靈篇兮赴曲相和余私娛茲兮孰哉復加還顧世俗兮壞  
 敗罔羅卷佩將逝兮涕流滂沱

株昭

亂曰皇門開兮照下土株穢除兮蘭芷覩四佞放兮後得  
 禹聖舜攝兮昭堯緒孰能若兮願為輔

懷東坡先生詞

宋楊萬里

吹赤壁之月笛兮瞻黃州之雲堂彈湘妃之玉瑟兮織天

四川總志卷之二十四  
孫之錦裳招先生其來歸兮何必懷眉山之故鄉歷九州  
而猶隘兮誕寘祝融之江酌乳泉以當醴兮殫荔子以為  
糲茸榕葉以作屋兮托枕柳之蔭以為堂驅海濤以入硯  
滴兮挽南斗文星於筆銜昌黎兮歐陽視先生兮鴈行韞  
不洩兮忠憤烟不揜兮文章乞鏡湖兮九關營菟裘兮是  
邦予之來兮云暮與先生兮相望視履永兮焉在問故宮  
兮就荒俯仰兮永懷渺山川兮蒼蒼

四川總志卷之二十四

文二

序類

昔在先正凡有纂組必弁其要義若毛傳發葩孔壁  
標粹程伊川於易胡安定於春秋大指微詞炳若星  
日其文咸可傳也厥后或以贈別則杼寫黯然繾綣  
之情或以慶輓則次述悠然淵篤之思咸極鋪張各  
臻矩矱亦文之一體焉茲採蜀乘旁邇葉哲若常璩  
志華陽典而縉若盧求叙成都蔚而博子安秋遊其  
詞麗以則昌黎盛山其旨婉而暢以至紫陽序南軒  
之集粹然一出于正矣今併諸家關切蜀事者著之  
篇若其未備則伺博古君子云

華陽國志序

晉常璩

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綿或見史記久遠隱沒寔多疎略及周之世侯伯擅威雖與攸野之師希同盟夏之會而秦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階之奄有四海兼治梁益入晉分益爲寧司馬相如莊君平揚子雲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其次聖稱賢仁人志士言爲世範行爲表則者名桂史錄而陳君承祚別爲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理志頗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于時晉祚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簿歲集司空故人君學士蔭高堂翳帷幙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矣曩遭阨運函夏滔堙李氏據蜀

兵連戰結三州傾墜中民殲盡府庭化爲狐狸之窟城郭蔚爲熊羆之窟宿定遊雉鹿田棲虎豹原平鮮麥黍之苗千里萬鷄狗之響丘城蕪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爲荒裔桑梓之域曠爲長野反側惟之心若焚灼懼益避粟城畔靡聞迺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所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略言公孫述蜀書咸熙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耆舊士女英彥又肇自開關終于永和三年凡十篇號曰華陽國記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恨璩才短少無遠及不早援翰執素廣訪博咨流離困瘵方資腐帛於顛墻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劉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蜀絕言三皇乘祗車出谷口秦紱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

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擴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週迴三千歲又云荆人鼈靈死屍化西土後為蜀帝周襄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為子鵠又言蜀推髻左衽夫知書文翁始知書學按書紀帝居房心決事參伐參伐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王氣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為怪異子所不言况能為帝王乎碧珠出一地之相動數千里或曰蜀周子按說文云蜀王望帝姪其相妻鵠子焉鳥故蜀人聞子焉鵠皆起云望帝焉尹圭切所言與焉

志所述蜀相似爾雅亦云焉周子崔門昔唐帝萬國時雍虞舜鳥也出蜀中四海有之何必在蜀焉

光宅八表大禹功齊九州后稷封殖天下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夫人為國史作為聖則儒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于秦首為郡縣雖濱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紀曰大人之鄉方大之國也至於漢興反當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漢末時漢中祝元靈惟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胃聊著翰墨當時以為極歡後人以為惑恐此之類必起於元靈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綜其理數或以為西土嶮固衿帶易守世亂先違道治後服若吳楚然故逋逃必萃奸雄闕覲蓋帝

王者統天理物必居十中德膺命運非可資能將險以于  
常亂紀雖饗竊名號終於絕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詐  
詭而邀神器不可以僥倖而取也是以四岳三塗陽城太  
室九州之險而不一姓冀之北上馬之所產古無興國夫  
恃險憑危不階曆數自能傳國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  
氏以敗於前而諸李踵之覆亡於後天人之際存亡之術  
可以為未鑒也干運犯曆破家喪國可以為京觀也今齊  
之國志貫之一揆同見不臣所以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  
秋敗絕之道也而顯賢能著治亂亦以為獎勸也其序曰  
先王經略萬國剖分厥甸巴梁式象縣辰九俊述職賦政  
以均佐周斃紂相漢亡秦寔繁其民世載其俊

述巴志第一

維天有漢鑒亦有光實司羣望表我華陽炎劉是應洪祚  
攸長

述漢中志第二

并絡啓耀文昌契符茫茫禹績畫為九州功冒普天率土  
以休光靈遐照慶祚爽流邦家濟濟世德琳球

述蜀志第三

秦爾南域在彼要荒漢武德派蠻貊是攘開州列郡幽裔  
來王柔遠能邇實須才良甄德勿失以明紀綱

述南中志第四

赤德中微巨猾于篡白虜乘釁致民塗炭爰迄靈獻皇極  
不達牧后失圖英雄迭進覆車齊軌蒙此艱難

述公孫劉二牧志第五

政去王室權流二桀瓜分天壤宰割民物舍彼信順任此  
智計大道既隱詭詐競設並以豪特力爭當世居正慮明  
名號絕替身兼萬乘籍同列國

述劉先主志第六

乾坤渾始樹君立王天工人代萬邦是望明不二日地不  
二皇苟非其器窮高必亢濛濛後主弗慮弗減負乘致寇  
世業以喪

述劉後主志第七

陽升三九品物始亨帝絃失振任非其良趙倡禍階亂是  
用長羅州播蕩朱旌莫亢皮張不造戎醜攸行哀哀元黎  
顧瞻靡望

述大同志第八

素精南飄天維地網薨薨特流肆其豺狼蕩雄纂承闔我  
益梁牧守顛摧黔首辛掌三州毀曠悠然以荒絡結王綱  
民亦流亡

述李特雄期壽志第九

華嶽降精江漢吐靈濟濟多士命世克生德爲世雋幹爲  
時貞略舉士女表諸賢明世濟其羊大不隕其名

述先賢士女摠讚論第十

皇皇大晉下上是覆化澹教洽誕茲彥茂峨峨俊乂壹壹  
英秀如嶽之崇如蘭之臭經德秉哲綽然有裕

述後賢志第十一

博考行故摠厥舊聞班序州部區別山川憲章成敗旌昭  
仁賢抑紕虛妄糾正謬言顯善懲惡以杜未然



述序志第十二

駟牡駸駸萬馬龍飛陶然斯猶阜會京畿磨獲西狩鹿從  
東糜邠伯勞之旬不接辰嘗茲珎嘉甘心庶幾中為令德  
一行可師瓚瑋俶儻貴韜先暉據冲體正平揖宣尼導以  
禮樂政洽化齊木訥剛毅有威有懷鏘鏘宮縣磬筦諧諧  
金奏石拊降福孔皆摠括道檢摠覽幽微選賢與能人遠  
乎哉

入蜀紀行詩序

唐王勃

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長安觀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  
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超玄谿歷翠阜迨彌月而臻焉若乃  
採江山之俊勢觀天地之奇作丹壑爭流青峰雜起陵濤  
鼓怒以伏住天壁嗟峨而橫立亦宇宙之絕觀者也雖在  
周訖呂梁之險韓侯怯孟門之峻曾何足云蓋登培塿者  
起衡霍之心游洧澮者發江湖之思况乎窮覽勝事足踐  
靈區煙霞為朝夕之資風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之感  
召多矣余能無情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編為二十首披  
諸好事焉

晚秋遊武擔山寺序

王勃

若夫武兵仙鎮吳王殉歿之墟驪嶠崇基秦帝升遐之宅  
雖珠衣玉匣下賁窮泉而廣岫長林終成勝境亦有霍將  
軍之大隧迴寫祁連擣里子之孤墳竟開長樂豈如武擔  
靈嶽開明故地蜀夫人之堊迹任文公之死所罔巒隱隱  
化為闍崛之峰松栢蒼蒼即入祇園之樹引星垣於杏嶂  
下布金沙樓日觀於長崖傍臨石鏡瑤臺玉甃尚控霞宮

實刹香壇猶分仙闕瑤瓏接映臺疑夢渚之雲壁題相暉  
殿揭長門之月美人虹影下綴虬幡少女風吟遙喧鳳鐸  
羣公以玉津豐暇係林壑而延情錦署多閑想巖泉而結  
興於是披桂幌歷松扉梵筵霞屬禪局煙散鷄林俊賞蕭  
蕭鷺嶺之居鹿苑仙談壘壘龍宮之偈于是金方啓序玉  
律驚秋翔風四面寒雲千里層軒逶迤迴齊萬物於一體綺  
席乘雲窮九垓於一息碧鷄靈宇山川極望石兕長江汀  
洲在目龍鑣翠轄駢闐上路之遊列榭崇闈磊落名都之  
氣眇眇焉洋洋焉信全蜀之奇觀也昔者升高能賦勝事  
猶存登嶽長謠清標未遠仰攀盛烈下啖幽襟庶旌西土  
之遊遠嗣東平之唱云爾

綿州北亭羣公宴序

王勃

下官客作人間獨散海內少徒志不屈於王侯身不絕於  
塵俗孤吟五嶽長嘯三丘昔往東吳已有梁鴻之志今來  
西蜀非無張載之懷况乎踐名場携勝友風月無幾琴酒  
俄乖半面卜年一別千里何少府故人攀桂撫金石而論  
心韓法曹新餞班荆臨江湖而執手離亭北望煙霞生故  
國之悲別館南開風雨積他鄉之思于時蒼雲寡色白日  
無光沙塵起而桂浦昏鳧鴈下而蘆洲晚傍隣蒼野霜封  
橘抽之園斜枕碧潭直斷芙蓉之水既而登臨惜別駉駕  
少留季札何人親逢贈綺子荆不敏思掛領城惆悵北梁  
揖琴臺而漸間徘徊東道思錦署以行遙嗟乎人事乖矣  
江山遠矣請命離前之筆為題別後之資五際飛文想羣  
公之不讓一言俯贈知下筆之有神

宴梓州南亭詩序

盧照隣

梓州地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徒觀其巖嶂重  
 複川流灌注雲窻綺閣負彌堞之逶迤澗戶山樓帶金隍  
 之繚繞信巴蜀之奇制也時鳳宸多闕上得和平之政鯁  
 瀛有截下無交爭之人以公寄切上僚故久無州將連四  
 千石之重任揔十萬井之雄班職逾劇而道彌高位逾崇  
 而德彌廣市獄無事時押烏於城隅邦國不空口觀魚於  
 濠上賓階月上橫聯蜃之桂枝野院風歸動葳蕤之萱草  
 則有明珠愛客置芳酒於十旬羽服神交契仙游於五口  
 圓潭寫鏡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惟彩綴飛烟之路藤蘿  
 杳藹挂踈陰以送秋鳧鴈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歡  
 不再千里之賀何嘗下客恹惶暫停歸轡高人賞託豈輟

斯文咸請賦詩

七日綿州泛舟詩序

盧照隣

諸公迹寓市朝心游江海訪奇交於千里惜良辰於寸陰  
 常恐辜負琴書荒涼山水於是脫屣人事鳴棹川隅言追  
 挂犢之才用卜牽牛之賞遙生經笥送炎氣以濯纓郝氏  
 書囊臨秋光而曝背似過緱山之客還疑星漢之遊願駐  
 景於高天想乘霓於縮地繁絲亂響涼耐時對弋飛雁於平  
 沙釣潛鰓於曲浦乘流則逝不覺忘歸咸可賦詩探韻成作

送王侍御赴劔南序

陶翰

國家旣誅邛笮之遊蒐收滇池之陳地以蠻陬君長未即  
 序徵外新國約非甚堅將若宣王風布中興必候才英矣  
 監察御史王公志標勁節天倣異能秉心而忠義必聞多

方而文武不墜我中丞蘇公以功名立破城江南開啓而虜不敢窺城峻而敵不敢守者皆以匡時之策仗橫行之氣不然者豈有夕舍一尉旦磨三軍盱衡於不毛之間決勝於大荒之表取廷評者浹月登憲府者周星繡衣照于江源風霜掃于劔壁斯不足畏矣中朝名雅嚮義趨風餞筵傾城翰墨紛囑百壺追送來登董原之野萬嶺蒼然更統華陽之國余以授簡敢無私言

唐成都記序

唐盧求

蜀國自秦始通秦遺蜀王五美女蜀亦遣五丁迎之到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人掣其尾不能得五人和助大呼拽之山遂崩五丁及秦女皆死惠王遂遣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因封公子通爲蜀侯以陳莊爲相置巴蜀

郡遷秦人萬家實之民始能秦言以蜀令張若爲太守

蜀王開明尚納美父爲妃蓋武都山之精也及死葬于城西

言武丁陳莊旣爲秦公子相數年遂謀反殺秦公子秦伐

蜀誅莊封子惲爲蜀侯惲後毋誣惲有罪賜劔自殺蜀人

以其寃因爲立祠又封子綰爲蜀侯後復疑綰反誅死自

此但置守而已後以李冰爲蜀守冰始鑿三江引水以行

舟楫岷山多梓栢大竹坐致材木又旣水開稻田於是沃

野千里號爲陸海置綿洛二水用便溉灌作石犀五以壓

毒蛟命曰犀牛後更爲耕牛二又作石人立水中冰非

常人也與江神約曰水竭不至足盛不沒有大鑿巖崖通

沫水道江之龍人怒冰乃持刀入水與龍鬪龍死遂無水

害迄今蒙利蜀人稱郫繁爲膏腴綿洛爲浸沃昭襄王時

又曰白虎爲患意廩君之魂也歷四郡傷千二百人王乃募能殺之者邑萬家金帛稱是巴夷胸臆瘳中藥何謝作白竹弩於高樓睇而射之死王嫌其夷人乃刻石復田頃田不租十妻不傷人不論殺人不死與之盟曰秦人犯夷輸黃龍一隻夷人犯秦償清酒一鍾其人安之遂號曰武夷其族人有的濮實實允武勇居渝水夾水以居爲漢高祖前鋒陷陣善舞巴與蜀代爲仇讎蜀嘗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至漢高祖六年始分置廣漢郡高后城焚道開青衣文帝末以廬江文翁爲郡守穿煎油口溉田千七百頃立文學選吏子弟皆就學令俊人之上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岷絡之地學比齊魯孝景帝嘉歎遣天下郡國皆立文學自文翁始

也文翁明天文災異後以博士徵至侍中揚州刺史孝武帝置四部都尉俾立十八郭於是郡縣多城觀矣又分群河置益州是爲南益州宣帝地節三年穿臨邛蒲鹽井二十置益鐵官自漢興至哀平牧守仁賢宣德立教英偉命代之士其出如林璽書束帛交馳於梁益之地矣雖魯之洙泗齊之稷下未足多也且漢徵八士蜀預其四高帝分蜀郡北鄙置廣漢武帝分南鄙爲犍爲遂有三蜀之號王莽改郡守爲師正以蜀郡爲導江公孫述爲師正治臨邛述僭號後漢光武帝滅述還爲蜀郡順帝即位復爲益州郡名依舊州治大城郡治小城靈帝末以劉焉爲牧及卒子璋僞嗣建安十九年璋迎漢左將軍劉備至遂滅璋稱帝繼漢號先主治成都魏末司馬昭平蜀復爲益州晉受

魏禪以州領郡武帝末以成都為國封子穎為其王後實  
 人李雄僭稱王晉穆帝永和初遣桓溫滅之復為蜀郡譙  
 縱反安帝命朱齡石討平之至梁分益州更置南北二益  
 州以武陵王紀為刺史紀僭帝號領兵東下為湘王所殺  
 後魏廢帝前二年尉遲迥定益州置總管後迥舉義旗不  
 受代為隋主堅所戮隋開皇元年廢總管置行臺以蜀王  
 秀為西南道行臺尚書令三年復為總管大業元年廢總  
 管為州又改州為郡聖唐武德元年復為總管三年置行  
 臺改為益州以大尉秦王為益州道行臺總管又改為宋  
 大都督府天后析益州置彭蜀漢二州開元二年始以齊  
 景曹為劍南節度營田兼姚雋等州處置兵馬使自此始  
 有節度使也八年以李潛為使去兵馬使章仇兼瓊兼山

南西道採訪使其後或兼或否亦無定制上元二年始分  
 為東西川廣德二年復合為一大曆二年又分為兩川至  
 今不改天寶三載復為大都督府十四載玄宗皇帝巡幸  
 車駕留五月至德二年改為成都府置尹比東西二京號  
 南都後復停大凡今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  
 揚為首蓋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羅錦之  
 麗管絃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  
 善熟較其要妙揚不足以侔其半况亦府畿縣與秦洛並  
 故非上將賢相殊勳重德望實為人所歸伏者則不得居  
 此况控帶蠻落阨戎限羗非文武寬猛包羅法度之君子  
 則不能得中庸以是聖庭慎擇尤難其任使號有三曰節  
 度觀察安撫先時南蠻六部不相臣服天子每有恩賞各

頒一詔呼六詔開元末節度使王昱受賄上奏合六為一乃封大首師越國公蒙歸義為雲南王始獨稱南詔至揚國忠遣領蜀郡太守兼採訪使遂擾邊閩希立功代乃有瀘南不利之變貞元中常令公舉為節帥招復雲南背番歸漢十一月八日置使安撫兼統押西山八國近界羗蠻等使是為三使常令公本以奇勳秉旄鉞思立邊効又在鎮且歲久南詔為其用拓地甚遠公既卒劉闢繼公後以兵守險為不順誅死家籍沒後京兆公為節帥酷易軍政殊不以封域為念戍卒用代邊蠻積忿至大和三年十二月蒙峴巔遂以兵剽掠至城下杜公填門不敢與爭會監軍使矯詔宣諭蠻人遂退工巧散失良民殲殄其耗半矣列政補完尚不克稱大中六年四月詔以丞相太原公有

駭制羗戍之成績由邠寧節度司徒同平章事鎮蜀蜀與壤領州十四縣七十一戶百萬兵士五萬外墮接兩蕃人性勁勇易化以道難誣以智公至以儉約帥之以謹廉不伐臨之以刑賞法制平治之人歡且舞旦夕誄公之德矣先是西蜀圖經甚備朝野之士多寄聲寫錄主茲務者不勝其煩遂盡削而潛焚之長吏至即據顯者集為一軸以獻繇是百不書一大中八年戶曹參軍蘭弘宗甚好學且目覩司徒相國之異績願付以傳示于後然不以文自任剪截踈長蕪言不略相國乃屬云小子今刊益之且曰不以淹徐疾速歸於流布以為不朽之事求受命震師又不欲以圖經為目乃搜訪編簡目為成都記五卷經與圖之附益願終弘宗之職庶以此為助也大中九年八月五

日敘

陳氏集序

唐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迺述詩書唐書文粹述

易道而脩禮樂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者文粹

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

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唐書文

字之風長卿子雲之儔鬼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

公大人之言溺陳集文粹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

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

宋齊已來文粹蓋顛頽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返至於徐

庾天之將喪斯文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

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

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名陳集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

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

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文粹諫諍之

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論議之當也國礪之文則

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

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

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

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

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刺貪

養桀鷲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夫天焉昔嘗與余有

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交殘矣天其喪予今採



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陳集有變而為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爾

送馮定序

唐李翱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振于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知其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為解予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憤而為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昔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耶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遊成都成都峨峨山合氣于江源徃徃出奇怪之人古有司馬相如揚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聞生遊成都試為我謝峨峨何其久無人耶其士風侈麗奢豪羈人易留生其用速出于劔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盛山十二景詩序

韓愈

常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常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其所宜處置之外補以賤其朴常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無可生者豈常侯謂哉常侯講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能善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窗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殼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之間哉未幾果有以常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考

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岩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  
誦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  
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常侯爲中書舍  
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三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  
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  
宿巖中丞爲秘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  
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  
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常侯俾余題其首

唐使君盛山倡和集序

權德輿

古者采詩成聲以觀風俗士君子以文會友緣情放言言  
必類而思無邪悼谷風而嘉伐木同其聲氣則有唱和樂  
在名教而相博約此北海唐君文編盛山集之所由作也

初文編以英華籍甚輝動朝右書法草奏爲明庭羽儀談  
者謂翰飛密侍潤色名命如取諸懷之易也八年夏保盛  
山印綬朱兩轡而西天子雅知其文采慰勉甚厚且曰第  
如新淮分我愛歎於是惠而保之四封熙熙比歲連課爲  
百城表率十年冬旣受代轉遷于夔上方以愷悌紓息之  
爲大人文華國之爲細或者蘊而決之使目不暇瞬庸詎  
知嚮時歲月不來之推轂邪理盛山十二年其屬詩多矣  
非交修繼和不在此編至於營道合志詠言比事有久敬  
之義焉睽携寤歎惆悵感發有離群之思焉班春悲秋行  
鄩遲容有記事之敏焉煙雲草木比興形似有寓物之麗  
焉方言善謔離合變化引而伸之以極其致昔魏文帝稱  
劉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一時抱朴子云讀二陸之文

恐其卷盡今覽盛山之作有似之凡漢庭公卿左右曹方  
國二千石軍司馬部從事暨巖棲處士令弟才子稽合屬  
和二十有三人共若干篇盍簪則七子偕賦發函亦千里  
善應尊賢下士備見於斯藏蕤照燭雖南金青玉之不若  
也噫文編所友善者僕多善之周星之間物故殆半梁寬  
中揚懋功尤為莫逆文友零落如何可言况其雅音已矣  
多嘆三復感念涕洟集于筆端是集也編於德輿嘗有木  
桃瓊瑤之往復辱求序引所不敢讓者俟夫子徵還道舊  
之日破涕為笑於斯文也

送許協律判官赴西川序

唐權德輿

十年冬予與今左曹相君兵部郎崔君同受詔禁中雜閱  
對策以第其等將命於廷有請程百職之功緒者且以郎  
吏諫曹為言時相君為部郎崔為右補闕因相顧曰直言  
者方譏切吾黨其可捨諸予撫手賀之以為得雋及後詔  
下徵它日之詞則許生也典校滿歲西遊岷峨丞相彭城  
公雅聞其才辟以從事十三年冬以序檄計事至於京師  
獻歲迴車鹿酒祖道以子之直而和敏而文策名於大府  
叶志於元臣搏迅颺翔曾雲將賀不暇給而別何為愴衆  
君子中歡皆賦使鄙夫類之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柳宗元

隴西卒殆庶猥稱吾文宜敘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  
為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  
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  
英華作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入研精典墳

不告勛勤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  
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為大夫良今將拜慶寧  
親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  
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今又將征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  
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  
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王命論及漢  
書嘉其立言彼生虎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  
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  
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  
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  
解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唐李翰林詩序

李陽冰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組世  
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曰窮蟬至舜五世  
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  
而生伯陽驚羨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  
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耻為鄭衛之作故其言  
多務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  
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  
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  
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  
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  
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  
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

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鑿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  
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疎之  
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  
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謔凡  
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  
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  
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舟丘耳陽冰試絃歌於當塗  
心非所好公邀不棄我乘五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  
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爲序論關雎之義  
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軼心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  
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它人焉

易龍圖序

宋陳搏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今存已金  
之位或疑之况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  
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况夫天之垂  
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  
累累然如絲之縷也且夫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  
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  
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  
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  
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五十之用後形一六元位又顯  
二十四之爲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  
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爲六形地之象焉六分而幾  
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

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  
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  
陰則避寡陽大矣哉龍圖之變岐分萬途今畧述其梗槩  
焉西蜀崇龕陳搏序

成都古今集記序

宋趙杅

僕繇慶曆至今四入蜀九蜀中利害情偽風俗好惡瞭然  
見之不疑嘗謂前世之士編摭記述不失於疎略則失於  
漫漶不失於鄙近則失於舛雜嚮治平末因取續耆舊傳  
而脩正之去年陳和叔翰林以書見貽俾僕著古集今別  
爲一書此固僕之夙心而未有以自發也繇此參訪舊老  
周咨碩生緝以事類成十三卷不始乎蠶叢而始乎牧誓  
之庸蜀從經也從經則蠶叢不必書而書之於後何也揚  
雄記之吾棄之不可也參取之而已矣事或至於數說何  
也久論之難詳也昔者齊太公仕於周司馬遷有三說焉  
疑以傳疑可也神怪死生之事不可以爲教書之何也吾  
將以待天下之窮理者也書亂臣所以戒小人書寇盜所  
以警出沒書蠻夷所以盡制禦之本末終之以伐蜀使夫  
萬世之下知蜀之終不可以苟竊也其間一事一物皆酌  
考衆書釐正譌謬然後落筆如關羽墓今荷聖寺闕然有  
榜焉而仁顯者孟蜀末僧也作華陽記云墓在草場廟在  
荷聖此目擊之所當棄而從仁顯者也若夫知之有未至  
編之有未及則亦一人之功不可以求備然竊意十得八  
九矣後之君子其亦有照於斯乎

成都古今集記序

范伯祿

成都蜀之都會厥上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麗見謂天府  
 縑縷之賦數路取贍勢嚴望偉卓越他郡朝廷席五聖  
 之厚基萬齡之泰明燭外遐愛均畿輔凡選建師長必一  
 時名德中外皆曰可然後以尹茲土其優馭西南之意槩  
 古邈矣非獨隆於今也蜀之所以為重於天下雖窮隅鳩  
 舌咸共知之而其可以文載而永久者則徃志嗜錯近事  
 缺絕殆不足以彰其重熙寧壬子八月詔以叅知政事趙  
 公為資政殿大學士再蒞此府蜀之黔黎夙云易擾小異  
 故常必動上心是時天子方惻然矜之故不憚諉公以遠  
 公倍道而來下車之初釐所當恤而即民心平紛解累人  
 乃說懌盡知明天子覆育遠方之苦心甚厚公亦自謂宜於  
 蜀也會翰林學士陳公和叔語之公曰蜀事可觀惜其墜  
 落泯泯不耀公慨然留意每政事間隙延多學博識之士  
 與之講求故實掇採舊聞若耳目所及叅諸老長攷覆是  
 非自開國權輿分野占象州部號名因革之別其鎮其浸  
 岡聯派屬之詳都城邑郭神祠佛廟府寺宮室學官樓觀  
 園游池沼建創之目門閭巷市道里亭館方面形勢至於  
 神仙隱逸技藝術數先賢遺宅碑版名氏事物種種環譎  
 奇詭纖晉畢書繇秦漢已來凡為守令犖犖有風迹者若  
 干人有唐迄今知府事居多閱碩端毅之望又若干人其  
 行事暴於圖史不可勝述其始至若代去之年月序次昭  
 然著矣厥生鉅人千古不乏澤我文化雋逸迭起科選德  
 進相踵于朝數百年間無一遺者物有其善雖毫釐亦補  
 實足以為一方盛觀自昔僭賊乘民凶菑事變不同久近

亦異悉其致寇之由及王師夷難底平之迹與夫歷世蠻獠叛服不常中國所以驅除羈縻得失之故又足以爲不虞不若之明鑒嗚呼既有政以孚其惠又爲書以憲厥後公之於蜀可謂志得而道備矣書成凡若干篇以類相從爲三十卷名曰成都古今集記人之觀之信乎蜀之爲重於天下非虛也哉

續成都古今集記序

王剛中

昔清獻公剛取張彭勾延慶鄭晞盧永周封等書爲成都古今集記三十卷凡廢興遷徙及城郭官府坊市庫廩儒宮佛室仙館神祠陵墓渠堰樓臺池苑之名數與風俗之好惡人物之臧否方伯監司之至去蠻夷寇盜之起滅木石之殊尤蟲魚之變怪靡不畢載其采獲貫穿亦勤且詳

矣自熙寧訖今凡九十年事當記述者蓋難遽數而舊記莫或踵繼見聞異辭日月寢久恐遂湮滅可不惜哉晉陵胡丞公常命僚屬論次未究端緒尋遷宣撫使事復中輟余來此將周歲蒙國威靈邊候幸帖息斯民亦安堵如故因以間隙搜訪纂緝作續記凡二十二卷前記載古事往往有差誤則辨正之脫遺則補足之清獻所云知之有未至編之有未及者余固不免也其亦有待於後之君子乎

送馮樞密還朝詩序

范鎮

茂州羌漢冉駝之遺也距成都十舍而遙雖羈蜀郡縣而不以中國之法治之故其叛服不常綏則盜邊急則嘯聚自昔然也熙寧九年春圍茂州劫略吏民殺官兵劔南諸城騷然震驚夏四月乃詔資政殿學士諫議大夫馮公自



渭徙成都以鎮撫之蜀人聞公之風舊矣歡喜踊躍迎擁於道公既至則一切鎮以無事憂者釋然駭者晏然隴畝市里按堵帖息王師徂征以誅以懷崑居澗飲悉復故處乃賦田器給種食以振業之莫不稽顙厥角洗心易慮要神而誓曰自今以往不復敢干王略矣公以爲武威既申文教不可後也崇飭學校以紹文翁之隆講明中和以追王褒之盛宣恩德問病苦方且與蜀人相安從其俗以爲遨嬉曾未暇遑而蜀人亦欲偃公之休恃以涵養以永歲月冬十月即拜公給事中知樞密院事圖舊德以急真賢也於是蜀之在官者及其學士大夫相與采民之言作爲歌詩序引以獻曰公其不終惠吾蜀而遂東邪又曰公雖東當澤天下於何而不終惠吾蜀也凡若干篇以美以歡以致其誠愛歎然若猶以爲未也干旌之詩曰彼妹者子何以畀之其是之謂乎公且從容上前日道其詩之所云興民之利而除其害則衆君之作豈特贈離紀剛之爲哉盖有以補治道而致和理也

送彭學士序

彭陽人

范鎮

蜀當西南陬曰輿坤坤爲文爲臣故世有方政柔靜之士作西漢時司馬相如始以文章顯而后王褒何武楊雄事業著于篇唐陳子昂用古道振而時文於變意者岷峨蘊精江漢蓄靈須其時克生其人乎祥符四年宋興五十二載矣是邦人新去兵革之苦始漸聲教之學而隴西集仙公以道藝行誼登王府主上紹休摠秉權綱獨觀昭曠恢大同之化罷三五之法遂有普慈之授焉縣令前驅弩

四庫全書卷一百四  
甚寵子弟帥教檄文不脩里有冠蓋之華家連序塾之盛  
議者謂文翁玉堂子雲書臺興儒以來未有侈於今日者  
已蓋聖人用一賢出一令觀悅之道其利博哉昔揚仲伯  
教生徒上名錄者三千魯仲康選高第至郡守者數十異  
時立本朝議外廷絲綸王言潤色神化則西州士夫未量  
其被教育也南荆領軍非久留之地故略而無述

華陽國志後序

呂大防

先王之制自二十五家之間書其恭敏任恤等而上之或  
月書其學行或歲考其道德故民之賢能衰惡其吏無不  
與知之者焉漢魏以還井地廢而王政缺然猶時有所考  
察旌勸而州都中正之職尚脩於郡國鄉閭士女之行多  
見於史官隋唐急事緩政此制遂廢而不舉潛德隱行非  
野史紀述則悉無見於時民日益教俗日益卑此有志  
士所深歎惜也晉常璩作華陽國志於一方人物丁寧反  
覆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井臼之婦苟有可紀皆著於書  
且云得之陳壽所為耆舊傳按壽嘗為郡宋正故能著述  
若此之詳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  
亦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于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紀  
者無幾人忠義骨與塵埃野馬同沒於丘原者蓋亦多  
矣豈不重可歎惜哉此書雖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議  
論忠篤樂道人之善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鏤行諸  
世庶有益於風教云

二江先生文集序

馬涓

二江先生者宋公承之也宋氏簪笏蟬聯為蜀著姓成都

屬邑曰雙流者先生所居也左思賦曰帶二江之雙流故  
士人以二江先生呼之先生天才絕人結髮稱奇童比游  
場屋則雋譽日出逼人一時輩流望其鋒却避不敢前聞  
先生充舉首則曰允當無異詞既筮仕隨牒州縣上官歆  
艷其名寸誘以事有磐錯肯綮處須先生爲決之爲快稍  
官達則朝廷倚辦常兼數職囊印座右累累然人憫其賢  
勞而先生撥遣暇豫未嘗失簡編筆研吟諷度日常曰世  
間樂孰與此樂吾將終身焉當元祐六年先生爲南省郎  
洵以晚輩始預賓客之末逮洵從事秦亭而先生特節來  
秦於定獲從長者游以信宿不見爲間闕樽酒雍容每聞  
先生片語隻句如窺豹一斑嘗鼎一臠固願熟觀飫賜而  
不可但知舉警策以警詫未聞者今先生沒二十有七年

矣始見先生文集玩味尋思欲罷不能蓋嘗廢卷而論之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  
者如是孟子之言固自有謂然爲文者何獨不然先生博  
學而精擇者也其學之博猶採薪者之見一芥撥之見青  
葱拔之故於書無所不讀諸子雜說或出入於聖域者猶  
莫有得於萬一其擇之精猶齊王之食鷄唯食其蹠須數  
十雞而後足其所蘊蓄涵醲汪汪六腑中殆一發不已故  
下筆輒不休筆端駁沓落紙紙者皆可詠詠成文鉤章棘  
句軋軋如抽而後爲文也有本者如是豈虛語哉若夫誓  
往古之是非究當時之利病上以縫補於庭議下以斟酌  
於風謠此先生之文見於祖述憲章可以維持吾道者也  
翰寫胸抱形摹物象較重輕於錙銖婉宮羽於清濁此先

生應時之文以靡麗爲工者也訓詁深嚴字畫奇崛體商  
周之盤誥追堯舜之碑碣此先生高古之文以簡潔爲法  
者也至於譙笑之間稗官小說旁搜俯拾附益談叢此又  
文之餘事也淵淵其深渾渾其醇舒徐衍溢而不流激昂  
蹈厲而不怒遠之則有警近之則不誣嗚呼其文之雄乎  
自昔論文者晉有陸士衡之說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  
而川媚後之論文者無以加此觀先生之文則君子之所  
養可知矣唐裴延翰有言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每味  
此語則益知文之有用於世自非小補而先生之文祇藏  
于家第爲子孫寶祕閱習而不克大流布于時比平日士  
論之所惜者今既成集可以傳諸無窮故輒敘其梗槩庶  
知音者得以覽其詳焉凡歌行詩賦時議經義論策表啓  
書序紀誌及雜述總若干首第爲十六卷皆先生之子宏  
父手自編次宏父博達豪邁克嗣家風詩曰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後之人欲知先生父子之懿當以是觀之先生之  
捐館也涓蓋嘗爲其行狀以告諸誌墓者故先生之世系  
官爵與其平生出處皆載於墓誌副以碑表謚議粲然可  
攷附于文集之後此不復書

成都草堂詩碑序

胡宗愈

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  
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  
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抵牾先生至  
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  
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

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荆楚  
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  
為叅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  
游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  
動息勞佚悲懼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  
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  
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略  
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  
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  
於草堂之壁門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  
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蜀鑑序

李文子

蜀在禹貢一梁州爾文王甫於岐西而從武王牧野之師  
者乃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之所  
被信矣三代以來秦得蜀以并諸侯漢高由蜀漢以定三  
秦諸葛孔明三分天下僅存其一而伸大義於季漢非以  
其地西接嶺函南連荆吳扼關河之勝則為右府之固合  
吾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以要雖控制一隅而形勝實關  
於天下歟

中興南渡首吳尾蜀有常山之勢前褒後劔得金城之險  
乃春西顧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歷百年歲經三卯  
外有虎噬之虞內懷楨勞之憂而蜀之為蜀非全盛時比  
矣文子久仕於蜀身履目擊而動心焉燕居深念紬繹前

聞因俾資中郭允蹈輯為一編起自秦取南鄭迄于王師  
平孟昶九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險阻通雍而隣荆者稽之  
舊史按之圖志悉紀于篇西南夷為蜀後戶未形之變難  
忽而已事之鑒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聞天論其得  
失之要者定為十卷凡千三百餘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  
見於此噫蜀在宇內九之一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  
則亡覽是書者可以鑒焉因名曰蜀鑑云端平三年十月  
朔旦昭武李文子序

成都文類序

長說友

天地之祕藏發而為名山大川山川之秀靈歛而為文章  
華藻二者相為頡頏而尤明焉也兩京三都之賦摹寫六  
地繪繡山川綯道德揆不徒潤金石諧詔漢與乾坤造化  
周流盛大於宇宙之間千百萬世下而知有兩京三都者  
以此文也然則天地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可以不傳此文  
哉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觀絕景儂  
游神跡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窺奇吐  
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數也凡此者予來三年  
亦既略睹矣或曰兩京三都以賦而傳使無傳焉斯文泯  
矣然則繇漢以來其文以益而作者今獨無傳可乎有益  
都斯有此文此文傳益都亦傳矣爰屬寮士撫諸方策裒  
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  
語折法度極眩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彙輯焉斷自  
漢以下迄于淳熙其文篇凡一千有奇類為十一目釐為  
五十卷益之文茲備矣嗟乎後世之士豈無浮沆湘由巴

蜀如司馬子長者乎豈無上瞿唐過夔梓賦雪錦如杜少陵者乎又豈無自西蜀歷荆楚棲遲山水間如田游巖者乎鄙復得如二三公者而訪斯益擊斯文焉則知清寧闔關至大至廣之內而有所謂蜀蜀六十州亘五千里之內而有所謂益益都無量江漢炳靈之內而有所謂文者其不在此書乎是書也而有傳焉庶幾乎無負於益慶元五年一月望日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建安素說友謹序

重刊華陽國志序

李 奎

古者封建五等諸侯國皆有史以記事后世罷封建為郡縣然亦必有圖志以具述蓋以疆域既殊風俗各異山川險要阨塞之當備郡邑有廢置割隸之不常至於一十

之行一民之謠皆有不可沒者顧非筆之於書則不能也

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蠻閩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之數至於九穀之所宜六畜之所產亦未嘗不估畢而紀其詳况夫環數千里之墜分城置邑殆踰數十中間時異事變往往裂為偏方霸國其理亂得失蓋有繫天下大數安可使放絕而無聞虜此晉常璩華陽國志之作所以有補於史家者流也予嘗考其書部分區別各有條理其指歸有三焉首述巴蜀漢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僭竊繼之以兩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二州士女摠讚序志終焉就其二者之間於一方人物尤致深意雖侏離之氓賤俚之婦苟有可取在所

不棄此充足以弘宣風教使善惡知所懲勸豈但屑屑於山川物產以資廣見異聞而已乎本朝元豐間呂汲公守成都嘗刻是書以廣其傳而載褻荒忽刊缺愈多觀者莫曉所謂予每患此久矣假守臨邛官居有暇益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據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復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者則因而全之其它旁搜遠取求通於義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驗可信不誣者若其無所考據則亦不敢臆決姑闕之以俟能者然較以舊本之訛謬大略十得五六矣鋟木既具輒敘所以冠於篇首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無以夏五郭公之義而律之

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文同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宜往者名氏陳于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以稱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內之蕃域號為至重者舉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賴之以綏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異它所須智略沈辨威惠肅給厭輿論之所與慰遐汎之所欲者始為其人矣我有耆哲究在東土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此將煩之再蒞于彼其謂往制無循襲丞相奉被上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遺并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丘大旆



過國詔趣見上衆悉謂公輔臣必以遠解既對便坐獨奉  
天語雍容啓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裝出都門并驛臨  
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免以圖便安  
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眷委之厚無與為較先是公二  
紀之中臨於蜀蜀人既聞公來男嘯於道女謹於室皆曰  
我之匙筭安於食而枕簟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因於我  
公矣公既至簡條目去苛異刷滌梗垢磨盪昏瞽羣疑革  
而冰消大擾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下晏然已為樂  
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則接  
於物也泥而不博臨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  
不闇泯諸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謂齟齬而  
難治者哉蓋公素事如此以為身術故入匡嶠廟出殿巨屏  
曾不以內外為輕重而一以其所無事者為政治之本  
取眷於君而獲愛於民者其將繇此者歟同常欲有所論  
讓以紀公之休懿會赴官興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  
詩一篇俾同為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於蜀與公  
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詩自韓魏公而下凡  
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

送張安道赴成都序

張愈

淳化甲午歲蜀寇亂今六十年矣無知民傳聞其事鼓為  
訛語誼誦震驚萬口一舌咸謂歲次于某則方隅有不幸  
然自春抵夏未嘗有毫髮驚秋七月蠻中酋長以智高事  
聞于黎轉而聞之益雲南疑若少動歲凶之說又從而沸  
焉縉紳從而信之焉西南一隅朝廷重憂之矣天子於是

命我公來帥以全蜀安危付之蜀世有貨泉儲蓄爲用自昔王室不綱則權臣因而據有是知蜀之可疑而不知蜀之順逆繫中國盛衰也彼乘釁而起因危而守者延頃刻之景爾一旦中原有主則奔服投竄不暇王衍孟昶輩是也方今主上神聖法制純一恩霽德流決民骨髓擇守而統之制兵而維之蜀固不足疑也而歲凶之說其亦怪乎且蜀自僞昶納土而後朝廷以爲新國凡百號令撫而有之郡縣之政姑息苟簡三十年間弊寢以大淳化之際經制燼矣賦稅不均刑法不明吏暴于上民怨于下武備日廢而不知講盜賊日發而不知禁是故野夫攘臂以取州邑其易如卷席然則甲午之亂非蜀之罪也非歲之罪也乃官政欺懦而經制壞敗之罪也今則不然賦無橫歛刑無濫罰政無暴民無黨力于農則歲豐工于業則財羨惟安和是恃惟嬉游是圖甚者以至外饑寒而競逸樂儻繩以賞罰而驅之於盜不忍爲也土兵之籍于郡者大率柔而多畏冗而不足用煖衣飽食務完其生以保其妻孥一夫大呼而覲其從不能爲也東兵之來戎者以爲休息地至則約其服食貸人以緡錢而享倍稱之息加以法制素定悉所凜畏一有小過刑而歸之謂其有釁不敢爲也今觀於時則大異驗於政則甚和審於民則自安度於兵則無狀而曰雲南可慮斯又不然矣大理至南詔南詔至益其地相去數千里山川險阻從而可知然二虜雖大皆順服之國也朝廷亦嘗有恩以縻之今乃捨部族之常居附遁賊之餘黨歷險隘之遠道以謀入寇彼雖蠻夷亦知其

迂而不為也竊謂蠻狄之性好詐而貪利邛部諸蠻平時以馬貨我朝廷務於懷遠所賞必倍彼類亦諭其意得非伏寇之釁矜已之忠而徼我以惠歟必謂之詐備或闕焉必謂之信其訛尤甚信與詐置而勿論可也然則問問之語不足信雲南之警不足憂今之好恠者必曰歲當然無所溺於用數而昧於知幾乎驗之以人事明也甲午之說誠誕矣公為國巨賢德業濟時局廟堂之才而施設蜀如戶庭爾必有以撫御統鎮之道而置之以安也

送成都帥席晉仲序

蘇元老

元老聞之詩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詩之所貴夫柔者非貴夫柔也貴夫不侮矜寡也所貴夫剛者非貴夫剛也貴夫不畏疆禦也孔子之所貴夫寬者非貴夫寬也貴夫寬以濟猛也所貴夫猛者非貴夫猛也貴夫猛以濟寬也於此有人病寒而我下之病熱而我補之則人皆以為為賤醫矣夫良醫豈有它哉能反賤醫之所為而已惟君子小人之用剛柔寬猛也亦然故夫用剛於矜寡謂之虐用柔於疆禦謂之弱用猛於民殘謂之薄用寬於民慢謂之削允此皆小人之所為也夫君子亦豈有它哉能反小人之所為如詩孔子之所云而已寒熱補下設之當為良醫否則為賤醫剛柔寬猛設之當為君子否則為小人其必然審矣崇寧中詔以今顯謨閣直學士席公為御史中丞先時言事者率常

毛舉小吏之過差以藉口以塞責至於大吏雖姦狀顯著死不敢一言衆謂公來必循其迹公至則開略細故取權倖之尤有氣勢而多者擊之章既上率與之偕罷衆由是咸知公之剛大觀中詔以公出鎮成都成都之俗吏猾而民奢遇利則誅而爲姦值害則逸而爲盜地險以遠故常除用重人既貴且富恬其故習莫肯訓正衆謂公來必因其俗公至則按吏若民之尤無良者草刈而禽獮之一道大震衆由是咸知公之猛政和中詔又以公再鎮成都成都之人仰公威德前期相戒莫敢犯令其姦究聞風而奔遁衆謂公來必仍其舊公至則大霽威嚴父詔而毋鞠之遂以無事衆由是咸知公之寬方公之爲御史也人以其爲柔而不知其出於剛知其出於剛而不知其猶柔也其鎮

成都也人以其爲寬而不知其出於猛知其出於猛而不知其猶寬也其再鎮也人以其爲猛而不知其出於寬知其出於寬而不知其猶猛也剛柔寬猛公豈有心爲之哉人自異觀耳蓋公之爲中丞也可謂不侮矜寡不畏疆禦矣其鎮成都也可謂猛以濟寬矣其再鎮也可謂寬以濟猛矣不侮矜寡不畏疆禦猛以濟寬寬以濟猛可謂君子矣元老爲諸生太學也雖未獲事公而聞公之烈固已忻而慕之矣元老爲教授漢州也公適出鎮始獲事焉其再爲教授公亦再鎮又獲事焉允望風十稔爲門下士五年蒙道德之休光而聽聞教誨之緒論既久既熟不可謂不知公者也其閱大深密者未敢以臆斷也至於措諸事業適剛柔寬猛之宜不知與古之君子何以異也今朝廷方行中

和之政以宰天下而公以召歸其遂相天子矣且公之在御史也職可以言之矣而未可行之也今在蜀也職可以行之一方矣而未可以行之天下也夫言之與行之其勢孰便行之一方與行之天下其利孰博中和之道行之天下勢便而利博其在斯時歟允居門下者皆可進賀也况如元老之辱知最厚者哉昔龔渤海政成天子使使者召之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其嗜酒亡節度難之渤海不忍逆從至京師將對之日王生有所白而渤海聽之既至前對如王生天子大說今公之賢何止渤海而元老之亡狀豈敢自附於王生然辱公之知之厚義當從公以往適會遇病下能東僮又默默無半辭以別則非公所以視遇元老之意故於公之行獨贊公之已事願力行之而已天下有不夫治者哉

蜀檇抗序

張唐英

唐英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暝之夕至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為也且韋臯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於王孟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劇闕惑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已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脩舉賢智在位紀綱整葺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為也使臯關在五代時其為惡必有過於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為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二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摠制失取中外繼

放蒲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有安秦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泊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爲疑九高質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中立嘆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爲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爲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游之論曰僭偽之主改廳堂爲官殿收紫綬爲楮祀改僚佐爲卿相改前駟爲警蹕改妻妾爲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末無滅族之禍耶玆可謂樂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凡八十年比之公孫述革最爲久遠其間善惡之迹亦可爲世之監戒然編錄者如耆舊傳鑑戒錄野人閑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真宗時知制誥路公振脩九國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尚多疎略如張扶馮洽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及田字之徒諫諍章疏皆有益於教盡弃而不錄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實錄凡一百三十卷嘗欲焚弃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敘事分爲一卷其間事實未顯如髯須肥遺遠望績長禹糧蒲騷之類各爲解其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曆所載者皆略而不書名曰蜀檇杙蓋取楚史之名以爲記惡之戒非徒徇其小說蓋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耳

### 蜀檇杙後序

陸昭迥

治平四年夏六月兩當縣戶部若惟良顯甫自京師歸傳殿中侍御史襄行張唐英次前在閩中監征時所編蜀春秋十卷予嘗得而觀之其編年敘事之體若荀悅漢紀之例至於褒貶善惡本末貫穿駁駁乎馳於漢魏作者之

間有古良史風召試祕閣在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十四事書在英宗朝上慎始書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乎治亂之變而探索乎天人之際今天子特排羣議而擢為御史以其勇於敢言也方將據其所蘊而大有為於時彼春秋者乃區區龍斷時無所用心而寄之空言以寓勸戒豈比夫陳壽譙周輩齷齪弄筆硯紀一方之事而無補於教耶次功舊有國體論十卷唐史誅姦發潛論五卷總要監今論五卷渝南集卜卷補正楚書卜三篇樂府歌詩千餘篇皆祕而不傳於人而春秋最後出顯甫好事密購以歸予因為刊行以廣其傳昔人得王充論衡藏之以自衛其辯豈予之志哉

代作集府尹石刻序

楊天惠

公頃繇長安遷尹成都方是時卷燮理之具鎮臨外屏經緯之文設飾行室如灑河渠以溉尋咫尺峙泰岱以出膚寸以故倡治有餘日而賦政無遺功間建羽旄侑同民樂或徙玉帳旁合賓好至於酒酣樂作意氣逸發徹饗綏帶風味餘美輒布善紙臨素壁遊戲翰墨之娛以志燕喜之適凡為詩文題紀若干可謂盛矣而巨刻細刻光明磊落上與參墟交輝下與雪山增重蓋公以代言之餘流而為文以賡歌之緒別而為詩又以詩文之衍溢而為書故其銀鈞玉畫世多有之而西南特為富於是縉紳耆舊識藻火之為美也過者必肅山祗瀆鬼知珪璧之為珍也護之惟謹某竊亦博購而寶蓄之得三十帙將以其一獻諸公路仰備覽觀而取其副藏之名山以賁子孫焉且某聞

之也欲考盛德者必於去焉觀之昔者周公去東山而赤  
烏所履詠歌無射召伯去南國而甘棠所蔭愛思不忘人  
心同然異世膺合今公道德之光仁義之澤所以被蜀土  
者其與南國奚有間而英詞偉績金石之傳所以遺吾人  
者亦與赤烏甘棠何以異然以星紀數易閏餘幾更迭瞻  
岩廊邈在雲漢顧某也無文獨不能效比興之末技寫父  
兄之遺思乃徒撫奇蹤奉珍筭日與田夫野老雜沓頌歎  
於玉壘之北此某所以課訟不遑而遺恨亡窮也公開府  
以某年甲子還朝以某年己巳入禁林升丞弼邁種方隆  
福祿未央

南軒先生文集序

朱熹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  
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  
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  
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  
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  
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  
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  
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  
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  
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  
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關毫  
髮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  
則允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



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惟  
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  
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東其故藁得四巨編以  
授子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  
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  
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  
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  
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  
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  
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  
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鄉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允近歲以  
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

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  
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  
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  
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  
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  
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願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  
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  
信異同之惑是則子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  
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  
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  
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  
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利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

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  
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  
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於  
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新  
安朱熹序

比較圖序

李熹

寶元康定慶曆間仁宗以兵誅夏功弗時奏民力匱竭三  
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  
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錢帛糧草  
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八百五十一萬用兵後入  
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二千三百六十三萬奇數不與焉用  
兵之費誠廣矣陝西視河東北尤劇兵屯陝西者特

也仁宗憂愛元元惟恐傷之當是時數詔近臣考景德以  
來迄於景佑凡百調度靡有巨細較其入出之數約以祖  
宗舊制裁損其不急者自掖廷始兵既解即下詔均責邊  
臣及轉運司趣議蠲除科率稍徙屯兵還內地益汰其羸  
弱官屬羨溢則并省之民力由是復蘇遂登太平聖筭神  
術至今賴焉今天子神聖一似仁宗載戰干戈專意息民  
薄海內外咸受更生之賜西南僻遠尤切哀矜凡用兵之  
費前後所減放無慮二千餘萬矣民力凋耗殊未能復太  
平之舊詔旨諄復每以寬恤爲言此臣下所宜講求庶幾  
少解當宁之憂者也輒敢附堯臣之義取未用兵前靖康  
元年及用兵後紹興二十六年成都一路財用出入之數  
列爲二圖凡物色之非錢者皆以錢準之未用兵時一歲

之入摠若干當實數之具出物色本圖元柳具物色細計若

也例而出之不盡者猶五十七萬四千三百有奇既用兵則

一歲之入摠若干亦實數計其機物價而出之多者乃踰九

十四萬九千六百雖巧算精思一歲之入要不足以共一

歲之出也始唐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

曰留州及裴垍相憲宗更令諸道觀察調度先取於所治

州不足乃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悉輸度支當

是時兵費皆仰度支未嘗別為之名凡度支錢即係省也

今所謂係省特唐留州及送使錢耳送使錢既無幾其上

供錢則往往移以贍軍移上供錢以贍軍此天子之甚盛

德也而民又奚傷惟曩者預給民錢及期而售其布帛蓋

憂之也今則虛張布帛之直而多飲其錢民斯重困矣且

右護軍之成蜀門者一歲所費為錢幾二千三百萬其

色以疋兩及石計者皆不與焉或因舊加取或創新辦納

其條目具之別圖而成都一路歲所入遽至九百七十七

萬四千六百有奇其實固未登此數而名額具在符移督

迫不肯斲弛欲民力之不凋耗其可得乎况此數特以贍

軍而係省猶不與焉今姑撫係省一二大者言之夏秋租

稅昔為錢三十九萬者今為三百五十四萬矣吏兵之祿

昔為一十七萬者今為五十二萬三千矣昔為二十萬七

千八百者今為四十萬二千三百矣其他不可遍舉大抵

有增無損民力彫耗未能復太平之舊者其本原豈不在  
此謹按周易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小過之  
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用過乎儉節者事之折衷而過者

損之又損之謂也節可施於太平而過當行於方今方今  
民力彫耗雖節之未易復也必過乎儉然後能濟幸天子  
神聖仁宗故事率已施行禁侈靡削浮冗斯民之利知無  
不為獨恨臣下弗以忠告然則斯圖或可補殿惟空闕處  
乎圖所載但成都一路轉運一司若其佗財用從別路別  
司輸大農及少府者圖皆弗具抑嘗聞唐馬周告太宗曰  
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今蓄積誠少矣然  
天子憂愛元元百姓戶知之惟加意撫存使安而樂則天  
下復如仁宗之時祇旬歲間耳

虞忠肅公奏議序

魏了翁

占之人決大疑定大事惟義之比焉他無所問也其次則  
此利害得喪而言之其次則取必於智謀之末以求成于

功利之下者耳咸無徇國惟身是謀此鄙夫士人又所

論也齊王不君陳氏篡執沐浴而請討此義之正也傳以

魯眾齊半之說則以眾寡言矣昧小褊小楚以効死

而弗去此義之正也買於事齊事楚之決則

眾寡疆弱何可不計然本諸義理之是非則事以利害

從之本諸事功而不必皆義理之正者有矣是仁不以

勇誼不以力正言利害明不計功自秦漢

董公能識此意後此則如諸葛孔明者蓋亦無

有狄難其是非利害果孰在邪讐耻所當雪

此萬世之正理以是非斷也持此說者固不為

忠簡李忠定張忠獻胡忠簡實首立正倫之幟而

不諭者也謂宴安可翫謂屈辱無悞言書江可以

謂

得地不足以守此一時之私意以利害言者也群而  
者固不爲無人惟耿南仲秦檜湯思退及史浩實倡邪  
說之祖而劫以必行者也然而百六十年之間正論數  
說常勝蓋所謂邪說者不惟奪於一時之利害又有患失  
之私焉虞忠肅公奮乎諸老垂盡之餘獨能奮不顧身以  
壽正論之脉始謂虜必渝成又策其道所從出建益  
明年則虜果以重兵壓淮西我師旣衄虜乘勝薄牛渚而  
陣金湯侯刑馬誓師金鎧朱旄以麾此何等氣勢而大將  
劉錡王權旣罷李顯忠遠在池陽成閔亦來至我師所  
附麗各鳥獸散於斯時也顧欲收合餘燼以決一戰如以  
利害言則衆寡疆弱不敵非素拊循士大夫與越國遠鬪  
者亦不侔如自爲謀則公不過受督府記犒師且趣大將

建旗鼓耳戰守何與已事公非是之問也公知有義焉耳  
破虜之明日諸校効首虜休而顯忠至公若可以自脫矣  
乃又所以不足虜者付顯忠而身先將士馳至京口則虜  
騎果已薄瓜川知我有備勢不得入卒走死向使公外顧  
利害內怵得喪則虜之濟江久矣由是受任遂欲長驅以  
信大義出蔡以睨陳出襄邲以襲許出汝以逼洛出嵩虢  
以震河東出商也以圖陝西規摹分畫具有顛末声氣所  
撼關河響應不幸而棄地事讐之論自大官唱声和者莫  
敢不一然公與張忠獻公不謀同心猶以區區筆舌力嬰  
羣議而奪之氣唐鄧海泗與陝西新復諸郡在廷公卿皆  
曰可棄公曰必不可棄忠義歸正之人俘虜流亡之人在  
廷公卿皆曰可遣公曰必不可遣凡事軀所關苟不吾以

則連章累牘多者不下十有八九少者亦六七疏不得其  
言不已也公非以必勝為諒也大義之不可泯雖小小利  
害得喪之私舉不足以易之也抑又有甚難者使公當軸  
處中而孤立寡與猶懼弗濟今所謂棄地遣俘等事不過  
以孫子之蹤跡在外服乃肯與在廷公卿得君行政合部  
締交者爭辯弗置蓋朝諝而夕替所不遑恤吁其果難能  
矣哉天未悔禍封冠崇姦正論覆違大幾屢失公亦自知  
時不我與而其精忠篤諫惟知有天下之正理而不恤乎  
他則所以維持綱常開警頑懦庶幾為將來之補者蓋與  
張忠獻公後先一揆為功未可以淺近計也某生也不早  
不獲趨拜下風而嘗竊從薦紳大夫習聞公之言德且與  
公之孫剛簡辱在親交既不度其不佞為公輒作家傳剛  
簡適刊公奏篇自敘梗概以屬起居劉公冠其篇首又伊  
其甲述其義竊以自幸迺不果辭嗚呼宇宙大物也豈計  
功求獲於知謀之末者所能用之是書若行將有發於其  
言而見行事者公未為不盡用云

鶴山文集序

吳淵

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為最工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  
一念厚蒼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而文  
章亦無慮三變始也厭五季之萎蕭而崑體出漸歸雅醇  
猶事織組則揚晏為之倡已而迴瀾障川黜雕返朴景議  
論勁風節要以關世教述國體為急則歐蘇擅其宗已而  
濂溪周子出焉其言以道德而語文之能藝焉耳于是作  
通書著太極圖大本立矣餘有所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如

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見仁體通鑑精纂述  
擊壤豪詩歌論宗王朱而講說呂范可謂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後生接響謂性外無餘學其弊至於志道志藝知  
有語錄而無古今始欲由精達粗終焉本末俱舛然則言  
之無文行之不遠亦豈周子之所尚哉此予於鶴山公之  
文而重有感也南渡後惟朱文公學貫理融詞經之外文  
膏史馥騷情雅思體法畢備又未幾而公歿西山真公出  
焉丁生晚不及見考亭之典刑獨幸接二公之緒論歲在  
丙甲公假督鉞道吳門予辱知于真希元故讀公詩文爲  
允然公沒十二年而近思堯愚公之二子也萃遺稿刻梓  
用傳屬予序之竊惟公天分穎拔早從諸老游書無不讀  
而見道卓守道約故作爲文率深衍闊暢微一物不推二

氣五行之所以運微一事不述三綱九法之所以尊言學  
必致知力行言人必均氣同體神怪必不語老佛必斥攘  
以至一紀述一詠歌必勸少諷多必情發禮止千態萬變  
卒歸於心及究其所以作則皆尚體要而循法度浩乎如  
雲浮空而莫可狀凜乎如星寒芒而莫可干乃天不假以  
年故所可見者文而已惜哉溥祐已酉夏宛陵吳淵序

鶴山師友雅言序

游侶

鶴山公以高明俊偉之姿刻意於學不肯隨聲接響躡陳  
架虛如求驪龍之珠必下九淵而親攬之乃已故其議論  
窮極根柢多異乎人匪求異人實能得衆人之所未得也  
尚憶嘉定十有四載余方家居公致之潼川郡齋同諸友  
讀易徧攷舊說切磋究之一日言前輩賦雪詩欲爲人所

未嘗道者今觀其語亦豈人說所不能道若周濂溪無極  
太極乃前無古人耳余因及往歲侍後溪先生先生謂劉  
侍郎招美勸閱注疏以爲不先此而立論恐徒高明而不  
實公深然之及公在渠陽大肆其力於經如注疏率三四  
讀且鈔成編其是若非博考詳說所蓄既厚厥見孔明晚  
歲披幽抉微培妄扶正一話之出世竦未聞稅君巽父輯  
爲雅言大略可睹然公之再入勸誦金華嘗過余語今日  
進講至易之泰吾從旁奏內君子外小人固爲泰也第在  
外而心腹是寄不爲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余擊節  
稱歎公亦自得今巽父乃不及記則其習奇之蘊未暇適  
以語人者亦多矣嗚呼使天假之年而巽父輩終身左右  
隨聞必錄則所以私淑後人者又可勝計哉嘉熙三年十  
月朔南充游侶序

成都志序

元費著

成都居全蜀上游其名稱自西漢始按禹貢蜀爲梁州之  
分岷山導江東別爲沱今導江與沱名縣鎮於成都此三  
代而上地志之見書而不可誣者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  
域江有沱詠於二南之先然漢統於江以朝宗沱附於江  
以起興江首四瀆歷代祠其神於成都故成都爲江之源  
而荆揚之江特其委爾考禹迹聲教之所被稽文王美化  
之所行徵諸武王述矣西土之誓言論全蜀而沱源於成  
都上游之導江則孰有逾於詩書之爲可信而有據哉謂  
三代而下秦惠伐蜀而後得與中國通文翁興學於成都  
而後得與齊魯比不端本於夫子刪定之經惟遷史之言



是信亦學者之過也若曰周衰而諸侯畔蜀據阻自安職  
貢廢而文教弛秦惠伐之而後道路通文翁興學而後風  
化復斯可矣捨詩書斷自秦漢以論蜀則未可也全蜀郡  
志無慮數十惟成都有志有文類其餘版燬莫存蜀憲宮  
佐搜訪百至得一二寫本迺參稽訂正僅就編帙凡郡邑  
沿革與夫人物風俗亦槩可考焉遂鳩工鐫梓以廣其傳  
若文類之詳則有待於後之好事者至正三年二月費著  
序

### 蜀鑑序

國朝方孝孺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于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  
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書十卷凡  
國統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與夫

忠順致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  
鑑殿下受封茲土旣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  
縱觀史策攷論臧否以爲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  
臣序之將重鐫而傳於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  
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  
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  
者萬世當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  
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  
而不可解範圍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爲之益  
高江若爲之彌深關門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  
苟不循道上無以得手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  
爲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槩可見於此書矣

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寬大仁厚之政洽乎夷蠻忠孝恒  
恭之德聞於四方不怒而群臣知耻不殺而萬民畏威固  
已超乎千載之表尚何俟此書以為鑑抑書之意亦何俟  
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  
必欲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  
民至重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家於  
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雖  
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撰

青忠惠公集序

陸欽

洪武間蜀人青文勝尉龍陽值

高皇帝初定天下稅客撓令者往往中禍尉慨邑士沮汝  
不稼賦重而民逋也邑將圯矣奚尉為遂叩

關抗疏三上不報經于登聞鼓下

上憐其忠減邑稅大半邑人思其惠為祠祀之其子孫遂  
家焉憶余昔備職史館知青尉名暨官楚中楚之大夫士  
每談尉事至感激悲愴不能自遏惜未考其蹟也今年春  
歷龍陽采詢邑風咸籍籍頌尉如新田夫野老語及有垂  
涕下者曰吾邑微尉且無隳類矣嗟乎尉不負民民亦奚  
敢忘尉哉青子時中者尉五世孫間持遺愛錄請序余曰  
愛能惠矣忠或歉焉忠克濟惠惟爾祖攸行遂更其名曰  
忠惠而序之序曰古稱循吏治國如治家愛民如愛子斯  
言至矣然未聞肖子為其家以捐生慈母為其子以委命  
則尉之為國與民又有厚於顧其私者斯循吏所難能也  
可不謂獨行與雖然文勝一尉職耳當其稅逋民移邑苟

不支必有任其咎者尉乃奮然以身當之至忘踈遯之分  
冒離越之嫌抗孤直之詞觸沮撓之禁試履啞之危犯五  
大不韙艱難一死而求濟焉非其忠愛惻怛根乎天性未  
有不役于物者易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青尉庶幾有之嗟乎殺身事易及民功難死而無補奚用  
死為若公之死有史魚之直而迹過其烈有鮑模之誠而  
功過其實廟食百世宜矣是故讀忠惠祠錄而不惕然敬  
慨然悲泣然流涕其為吏也必不良其為臣也必不忠則  
是錄之作可以勸矣亦可以愧矣錄舊本多錯冗余稍為  
更定首像贊次公檄次傳記諸文次詩釐為二卷付時中  
校刻云

四川成都志序

國朝彭韶

郡邑之有志猶國有史家有譜一省雖非所急百世之  
終必賴之蓋求脩己之要治民之本志若無取焉然於稽  
疆理之分合考政治之因革鑒人才之得失與夫民情風  
土往迹舊聞皆於是乎徵志惡可無哉况善學者即事反  
已未必無助也成都古有華陽等志久而失傳宋熙寧間  
趙清獻公再知成都始刪脩古今事為集記紹興間制置  
王恭簡公再集熙豐以來事為續記至淳熙間范石湖胡  
長文二公相繼帥蜀又集南渡以後事為內丁二記丙丁  
言者意以集記為甲續記為乙且次第以俟後入於無窮  
也凡事自創於集記後三記皆祖述之四記者今皆行于  
世二千年之蜀中更變故事得不泯者四記之力也自後  
迄于宋季至元氏二百餘年無有纂脩之者我朝宣德初

故少宗伯五羊陳公廷器來為四川憲使乃脩成都府志於古事採四記所言而約之於今事依官脩圖志而新之其於淳熙以後至正以前之事則未暇補入亦無序文凡例可稽蓋未成之書也陳公文行高雅善於著述豈以當時召入之遽而止歟邇來又五十年矣成化丙申春襄城李公公勉及韶偕處藩憲相與慨嘆茲事若緩而急不可終墜乃延禮致仕紀善黎君士紘貢士徐君山甫重加纂集韶於餘力亦為考校間附以鄙見論序一二至是粗完凡二十五卷其義例頗與集記不同不敢以戊巳為差名曰四川成都志惜李公擢貳內毫無從而就正也遺舛之咎其得而辭諸

重脩四川總志序

劉大謨

夫志者蓋紀夫天文地理山川城池風俗人物藝文財賦之類以及經略建論之異同兵糧戰守之法制者也總者蓋匪直一郡一邑實合夫內之十三府州并外之十三郡司以及松潘疊溪建昌行都司者也重脩者蓋正德丁丑清戎侍御台峰熊子寧取四川舊志而增損之惜其政務紛拏歸期促迫草草成書不能無遺憾焉且自敘曰其書例或有不一載事或有未衷者改而正之深有望於後之君子况計今已二十有五稔矣消息變換種種不一誠有不得以不更纂者也然是書與晉之東楚之構抗魯之春秋義實相同而事則尤該自非人超衆品才兼三長恐不足以任操觚染翰之責昔司馬子長編遊天下名山大川而其文益奇故其所著本紀年表世家列傳夏乎不可

四川總志卷之十四  
四十一  
及已若王氏王壘楊氏升菴楊氏方洲俱以雍益之豪雋  
科第之倫魁良史之名筆謫戍遐荒周流萬里其視子長  
之遊江淮窺九疑浮沅湘涉汶泗西征巴蜀以南畧邛笮  
昆明者真異世而同符矣予與合川王侍御以升菴于後  
之便方洲放免之閒更徵玉壘共為是書遠侍御謝伯齋  
至而尤樂於贊成乃不兩閱月遂以竣事告其渙而未莘  
者仍託周憲副木涇崔僉憲樓谿重加編集披而讀之天  
道昭於上地道秩於下往蹟有據近事弗遺人物取舍之  
精而鑒戒以寓藝文搜輯之備而典籍且徵經略建論析  
衷可循戰守兵糧便宜悉具豈不粹然為一方之史而無  
愧於子長之述乎較之呂覽浩繁徒逞見聞之博淮南充  
斥競為邪僻之談者顧可同日而語耶斯地斯文一何慶

幸藩臬柴松洲上濟南諸君咸謂事始於予不可以無言  
故輒次其概畧如此云

王元正

四川志成正又復閱之乃申言于東阜公曰惟公膺命  
九重撫綏西蜀開誠布公柔遠能邇經綸展於久練之餘  
英華輝諸事業之大者矣乃於政暇因覩舊乘則嘆夫援  
古者資史記論物者本漢書不辱腐刑猶傳女子古之人  
汲汲于載記而不遺餘力者蓋事弗著而無稽世有傳而  
可據是故杞宋無徵屺父發歎綱目既出千古仰動其所  
由來深矣矧茲蜀省輿壤名區苟或因仍簡畧奚以信後  
詔今遣文學敦聘禮方洲楊子由遂寧先至升菴楊子由  
新都繼至元正則由茂林後至假居宋祠分局從事方洲

西川志卷之十四  
幾一月告完以先去升菴幾兩月告完而亦去元正則匝  
三月始得告成而後去夫英邁與衰憊殊科多識與膚學  
異品二子者宏識高才以良史秉名管完之速而歸之先  
固宜正則駑駘敢云學步乃維流火之月及于初玄之冬  
大肆簡表之搜方落鉛槧之手凡例本諸一統志遵其制  
也稽舊志而稍增入者補其遺也至若順慶無府志廣安  
無州志又或邑志具而復闕者亦多竟忘苦心不免廢日  
草創而已潤色未能幸託名于剞青敢懸金于都市是志  
也我東阜公暨合川侍御公創意舉之未幾合川竣事比  
上猶齋侍御公代按斯土而左右成之茲乃繕錄成編總  
二十有六卷立論十有三篇統異高明牖我昏陋

揚慎

余嘗讀左太冲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  
儻若君平王褒薛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自漢而下  
文章之益無出於四子矣然豈徒四海考雋游談爲譽哉  
文之傳事之傳也去今千七百年而談漢事如昨日繫四  
子之文也文乎文乎其可護乎若夫陳子昂懸文宗之正  
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巖東坡雄辨則孟氏之鋒距邵菴詩  
律比漢廷之老吏繼炳靈而躡蹤感悵藻而騁轡與爲多  
矣况子矣少陵薄遊徧乎三巴石湖放翁篇詠泊于百漢  
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楚材晉用秦渠韓利矣先君子  
在館閣嘗取表說友所著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因陵文  
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右采獲  
欲纂爲蜀文獻志而未果也悼予澤之如新悵徃志之未

紹罪謫南裔十有八年辛丑之春值捧戎檄暨過故都大  
中丞東阜劉公禮聘舊史氏玉壘王君舜卿方洲楊君實  
卿編錄全志而謬以執文一局委之慎乃檢故麓探行篋  
叅之近志復采諸家擇其菁華褫其頹重拾其遺逸翦彼  
稂稂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又得漢太守樊敏碑于蘆山漢  
孝廉柳莊敏碑于黔江文無銷訛刻猶古削東阜公喜曰  
漢碑之傳於今中原亦掃跡矣乃今得茲於遠邦不謂斯  
舉之獲乎唐宋以下遺文墜翰駢出橫陳實縣有貯乃博  
選而約載之爲卷尚盈七十中間凡名宦遊士篇詠關于  
蜀者載之若蜀人之作僅一篇傳者非關于蜀亦得載焉  
用程篁墩新安之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  
於世者祇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同時年近諸大老  
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德文章辨體  
例也開局于靜居寺宋方二公祠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  
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軫廿八日以畢食時而成旣愧劉  
安之捷懸金以市又乏呂覽之精乃屬鄉進士劉大昌周  
遷校正而付之梓人者漢代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圖  
後世之建學傲焉七十子之名馬遷之立傳徵焉當時號  
爲西南齊魯岷峨洙泗文之有關於道若此文翁之功不  
可誣也繼文翁而作者今之阜翁歟獨愧慎華顛白紛舊  
植荒落不足以揚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也恕其不敏  
補其未備尚有冀吾黨之助焉

敘州府志序

周洪謨

昔者杞宋文不足徵夫子嘆之今天下郡縣莫不有志亦

所謂文也而或多誤何足徵哉如予郡古今志亦不能無  
誤唐時義賓在宣化而云在楚道宋初戎州治楚道而云  
治宜賓唐筠州連州與定州並列而筠連之下書曰唐為  
定川州元長寧戎縣皆敘州所領而二縣之下書曰元屬  
馬湖路唐高州隸戎州都督府而曰隸長寧軍唐鞏州隸  
瀘州都督府而曰隸長寧州唐晏州高宗所建而曰建於  
唐武后宜賓學

國初所創而曰創於宋慶曆黑水與南廣水大小迥殊而  
曰南廣水即禹貢之黑水瀘水與青衣水源流各異而曰  
青衣水乃瀘水之上流石門宜賓山也而書於慶符漢陽  
慶符山也而書於南溪馮信廣漢梓潼人而書為楚道止  
著支渭興陝西同州人而書為長寧人物似此之類良為  
可笑頃者太守丁公元美屬予釐正予服雖除而墳事未  
畢衰病日侵故倉卒間粗為刪定如此然豈能保其無遺  
誤哉續加筆削尚待後之君子

順慶府志序

任翰

順慶當劔門白帝夔涪渝閬之中而果州之故處也天下  
有事夔劔門諸州先備而果獨閒暇自保不為動以其非  
要害之國是故無斤堠壘壁亭障徵塞之名先王下峽窺  
吳出棧閣拒魏明皇僖宗前後幸蜀皆取道潼渝而果以  
偏郡不得蒙一見翠華黃屋巡幸之所不及是故無宮闕  
臺榭明堂京觀樓櫓之制郡城在天地西南山川靈奧旁  
冕而鬱積嘗所出忠義瑰偉神明之士徃徃聞天下而人  
賢物恠理不並鍾是故無璆鐵銀鏤赤盪玄砥鉗璞若砂



竹箭絲系文羽之貢若是者其為郡志宜簡約易辨而久  
不志者無以金石考信之務缺歟將為長吏者不能不奪  
於行宦羈旅之懷而凜乎其未暇也朱侯博文脩政風雅  
所宗謂予嘗待罪記室理於郡志當有所述稱而不知予  
之不可為此也以射傷者終身不操矢世顧不諒予哉今  
志草原出郭睿氏題編而侯與師儒更相裁訂即予未嘗  
一言入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  
焉今列國亡史久矣安知後來者不有取於此志而幸其  
僅存如夏時坤乾者乎常璩撰華陽國志鄉鄙賴之然不  
達史體而多所參附人以為病陳著作壽郡人也有良史  
才嘗撰三國志者舊傳而獨畧郡志不著近世吳使君伯  
通雖著則又自以不滿意不欲表行於時而尋以散失乃  
知山川人物之顯晦古今藝文之傳不傳真若有期數而  
不可為者况乎其廢興成敗有大於此者乎順慶領州二  
縣八凡百八十九里賦七萬二千而疇志首地理次征賦  
次建設次祠祀次官師次登用次外志總若干卷朱侯名  
蓋字守貴號拙齋浙山陰人順慶之人思其賢而仰其功  
常恐一朝去其竟土守長循良僚佐皆君子一時所難吾  
既樂郡志之成而又悲前代著作之徒不遇吾是以不能  
忘言也過此將去遊海上與世不復有言

保寧府志序

任惟賢

分察憲伯舜原楊公瞻督修郡志事竣太守南湖謝侯上  
箴授簡徵文庸弁諸首嘻蚊而負山任重耻也蠅而附驥

致遠幸也不殺市隱編列顧可辭乎迺感而縱言曰夫志猶史爾雖事隸有司主無常職而窮宙達幽考物備制述言紀行昭勸示懲關諸人文化理者非細殆與史相表裏也第法令靡及世不復議議之而緩亦曰故常缺而能脩脩而能善蓋鮮矣豈存乎時而有待于人哉保寧為蜀望砮形控西南路當都會壤稱硤陜而蠶織之利實具五民人若木疆而淳朴之風尚存古義然兵戎儲峙水陸將迎區署

藩封繕營興革跡諸地左者繁劇勞頓何啻倍蓰一省事察民可見也熙洽甄陶人文昌熾脩辭飭行跡紫省研賢科得雋可占也名山勝地冠蓋雲連鴻筆貞珉篇章段蔚整暇觀風可采也且名宦鄉賢相須以成熾詞翰紀述胥託

以立言文獻斯徵簡編要也前之志吾感焉託于儒者矧畧漫成或失則晦專于吏者勅勦取弊或失則荒復有二字自賊片石共語貴耳賤口誦貽未弘往者不補其遺來者不續其後于舊奚殊于脩奚取也甚至載物產而附鬼鳥錄流寓而入技酋廢浮梁而置謬議幾何而不令人絕倒也嘉靖癸卯楊公駐節閬城之二年也百廢具舉有慨于茲爰檄安岳學博楊子思震總領其事彼乃秉公悉明廣搜博訪彙分注析權度精嚴遺者以補後者以續凡言之幾乎道而事有益于時者筆之論無當于理而名或戾其實者削之不數月而成表經緯燦然史之張本具矣衆皆曰匪公知人用才兩得其當其何以臻此哉公彰善瘴惡孜孜夙心揮灑文字之間咸寓作人機括激揚旌別吏

屬效良卓彼謝氏則戮力宣猷同心濟事者也一時在職如別駕于侯淳端佐袁侯衍喬侯嵩節推郭侯謙暨諸執事畢尹汝勤董悉以才能受知共承德意志之脩也殊無遺憾樂觀厥成謂存于時而有待于人者非邪名宦嗣書當俟之君子知我罪我惟茲言耄不穀何辭

夔州府志序

陳文燭

余聞列國有史即今郡乘云少讀里中童太史所作沔志有古良史才志續其書羽翼太史氏未能也及守淮陰余作淮志大都效子文之忠告新令以舊政云耳未敢以爲成書焉及奉

命董蜀學政徽郡之冬脩厥志而夔古子國蓋三川重鎮云友人郭篤周守夔之事紀錄余再試于夔而書成矣凡

輿地創建食貨祀典秩官人物藝文諸篇昭其綱探其詳釐其誤皆有關於夔之大者上下數千載間可謂弘覽大雅矣余放舟夔門登白帝城訪壤西故居因憶昔時賢豪勲業政事文章氣節雖顯晦不同而百世之下使人興起今志于漢諸葛孔明唐劉夢得杜子美宋王龜齡寇準昭代宋景濂諸人表而揚之赫赫不朽其裨世教豈淺鮮哉乃彌盜復官鹽課省額江舟請協其詳在志中足蘇夔民之困而生全之真太守事也余甚躑焉至奉節建學不後曾商其事直指使者聞于

上柰何報罷乎

主上聖神海內遐方延頸內嚮喁喁如也矧三川人文之盛哉後必有嗣陳

闕下者學校興而人才盛人才盛而治化隆胡可罷也篤周屬余志叙道其所感將以告生于夔官于夔者

黃元白

我夔太守郭公脩郡志成山人捧讀者三嘆曰斯一方之史也已有綱有目有經有緯有華袞有鈇鉞有陽春白雪萬世其允賴乎夫夔子國雖嶺岼千里民生泊如然茫茫三峽禹蹟歸然而蠶聚烏鑰寔惟其所蓋西南方一要區也志可易易為哉夔舊有志其來逖矣前守張公取而新之碎盤中何所不有至於關生民休戚洎萬世之是非者未嘗解頰一論豈其不暇及耶抑有所待焉爾公以春官郎出守吾夔殷殷欽欽亟圖懋樹以報天子迺諸夔事無所不問問嘗行部問吏治問民所疾苦

問俗尚問古今人物減否問才人墨士所題咏洎叅攷志抵牾者什之二三豈時使之然歟公嘆曰夔之事吾事也紀夔事以誥萬世吾責也吾何所逃吾責哉公有良史才又精明治體嗣後每聽政暇楮墨為伍未嘗一念不在志矣羅士論攬民謠核往蹟蒐羣書而體裁義例則出入史法大綱有八目三十八綱舉目張洪纖縻列如經星之各麗其躔九綱目下前有題評援古證今發明端委後有論鴻區畫而嚴鑑戒如五緯之錯綜乎其間而成歲功也斯志之大端也已若夫論周濂溪未嘗判夔則據年表論虞忠肅當從祀則據名臣奏議論六相不當槩祠則誅心討跡於千百載之前赫赫若齒昨日事其它軒輊大較凜凜所謂關萬世是非人所難辨者公辨之矣於夔請復捕

盜於奉節請建學於大寧雲安請減鹽額於楚請馬船接  
替毋荼苦夔民一言一猷一事一澤所謂關生民休戚人  
所不敢言者公言之矣况觸景興懷因時紀勝為詩為歌  
為賦為傳記與古名賢珠聯璣絡孰古孰今也嗟乎誠一  
方之史也已大抵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是志也工於文  
矣又最關世教後來祿食於其土者一披閱間提封千里  
井井几席取所區畫者用之則荒陬鄙屋世世蒙庥豈翅  
德我旦夕已哉公醇儒也望重朝野

明明君相召公有日矣而志固在吾夔也絲是謂公千百  
世未嘗一日去吾民可也不佞為桑梓喜且辱命為序故  
丞言之俾後之人知公未末大造吾夔

贈大中丞確菴曾公平九絲都蠻敘

陳宗虞

歲癸酉秋九月都御史承天曾公督將軍劉顯帥師征都  
蠻取九絲城殲之夫都蠻蔓延盤瓠雜苗熨自漢而下為  
西南患垂二千年于茲矣公授鉞來甫以夏六月誓師叙  
南不逾時大捷致巢穴盡墟一洗蠻烟而空之蓋偉哉萬  
世之功乎則閩中諸薦紳大夫授簡陳子屬以論之夫靖  
亂除殘拯民水火王公之丕烈安利國家社稷人臣之大  
致今公有之余則安能窺其具也無已論其似則古國士  
節烈之著者公蓋兼之夫錯事在才即計薄然矣矧大閩  
之寄乎都蠻倣擾既久誰荷其任撲之一舉者吾觀公個  
儻通方武備文事淵淵醞藉頃校士關秦人文丕變即今  
鼓舞將領布護攻圍犄角先機犁然指掌試讀所為諭將  
士檄即草木可兵天地可回焉又如付數萬金佐使先鋒

不問出入茲所爲遠馭長駕者何量也昔晉謝幼度禦符  
聖時咸疑慮却超知其必辦曰吾見其用才雖履履間咸  
當其任然則公于履履間何如矣故肥水之才公有之事  
成在謀故勝由多筭焉當都蠻據險九絲如虎隅負一夫  
在隘則百萬莫前茲胡可以力圖也公蓋直麾大衆陞其  
出沒若示困守之爲者而伺釁乘間秘授成筭卒以風雨  
之夜先登舍枚既鼓噪四起焚燎達天乃賊已大斃信亦  
奇矣昔杜元凱江陵之師吳人恃在天塹耳北兵飛度竟  
奪其魄軍中之謠云謀以代戰一當萬誠今謂哉故江陵  
之謀公又有之若決大又在斷往治都蠻習在羈縻譬之  
毒癰在身隱忍既痼頃益不逞乃至剖孕炊嬰爲之何賈  
盈哉公奉命至剪虜之憤先于朝食蓋下令曰必剿無二

其專爲文告十款者決今昔酌便宜確然石畫不可搖奪  
殆如迅雷雄颺一劃千萬里勢莫可撓且不可回也昔唐  
議平蔡回明氣索矣裴公一念主憂臣辱誓不與賊偕存  
竟唾手間擒取元惡韓子所謂惟斷乃成也公蓋又寔有  
之矣夫三子者各効于時皆足以解紛排難捍衛方隅乃  
公集有之茲所爲經濟寰宇廓清之具何不辦也諸大夫  
曰子論其似者是矣未足以語公之大當其心也公蓋博  
愛廣大惻怛好生雖威重臨戎意在不殺藹然天地之爲  
度焉故首今在屠渠率若安集招徠之念恹恹脅從項掎  
虜中幼稚分寘諸郡邑令畜之民間曾見之郵舍中訊之  
諸豎兒曰曹府君實生活我也久此與占胤侯南仲征伐  
奚異卓乎王者之事矣公蓋恃是秉鈞以戢戈四海惠

安元元馬乃微福寵靈者有涯哉陳子曰然言哉諸大夫知德大矣余眇小誠無能道其章章者退而次其說識之郡野史云

陳節婦序

諸大綬

夫詩之關於內德也舊矣三百篇之詩聖人之所刪定以該美刺而興教化也二南十三國風所采乃率多閨闈房帷之事卿大夫之妻及里巷男女相與咏歌之作豈非以家人萬化所自出而其權忻和樂悽惋咨嗟發於情之所不得已者非託之詩則無以盡其微哉漢時劉子政蓋採於詩者也其所輯列女傳亦往往本之於詩雖所稱荅首式微大車之什或謬於序詩者之說而其闡幽貞之懿以要于性情之正則於詩觀其深矣謂詩之有關於內德也

豈不信乎後世女教寢微師傅保姆之訓詩書圖史之戒多未之聞卽有貞姬淑媛鮮能習爲詩歌以明其所思而學士大夫乃或嘉芳徽慕奇節相與感而詩之附於女史之義是則三百篇之遺也以余觀於陳安人貞節詩而重有感焉陳安人者今兗州太守禹江張君母也年十六而歸於張事其舅姑夫子甚善十年而生太守君生甫一月而舅宦於貴陽之程番挈其夫子與往居二年夫子竟以疾死程番歸視之日安人刺左股以祭而截其髮以誓無他自是屏銘華躬績紉上備舅姑之養而下課太守君日夜不怠太守君奉慈訓起家進士爲地官尚書郎而安人卒貞心勁節蓋二十七年如一日也嗟乎賢哉夫詩之所載獨二姜許穆夫人以貞順著其他芣蘋湘藻雜佩畜旨

宜鴈之類皆婦人女子之常而劉子政所傳列女亦惟梁寡高行最為危烈其慷慨自剗守養其幼孤事與安人相似而安人從容為之非有所迫而能然則尤人情所難矣是安得不為之詩以章夫所謂芳徽其節而垂之無窮哉詩皆太守君所轄州邑吏與充之人士所為而余兄大繹會為東平判官其守許君應達則余同鄉友也以故州邑吏欲余序其事而謀之許君許君走使京師托余為之序蓋既以重安人之賢而又本太守君之所以治充者廉明而仁恕皆安人之所詒也余與太守君為同年友往太守君為余言安人之行其鄉之學官弟子業已白于部使者列上其事於朝而議禮家謂安人既得貶恩泥於格例未得表其宅里言已輒怏怏不懌夫貶恩以勸忠也表節婦

以隆教也事各有初烏得以彼而廢此哉余母太宜人金自早歲秉節及今幾五十年而亦以例未敢請私竊有槩于中故余既序諸君子為安人作詩之議而并及太守君所未慰之願云

楊升菴詩序

朱茹

君子之處世苟可以藏身而明吾之道則寧污其迹而不敢以自愛夫人情孰不欲潔其身以峻立哉甚無樂其為污之也然而執之所至不能盡如吾意非夫有所託以養晦及其既也將終不免于獵名其何以善其道于不窮此明幾之士所以深思遠遜而不為也噫嘻君子之所為庶能識之哉古之人屈之騷陶之詩稽之鍛阮之酒由夫



拘方曲謹之儕觀之無不謂其遺落世故猖狂廢恣非所以繩于道德之軌程然自達者以眎于諸子則不然何者騷若詩也鍛若酒也古之人蓋皆有所託而逃焉者也嘉靖初季

統

厚之議紛而不明昔石齋楊公執政未嘗

上心其子用脩君以館臣又倡抗大禮之疏一時同榜同官之荐紳士大夫羣然而趨之坐是罹獄夫繼統者萬世不易之公論无庸議爲矣卽用脩諸人雖不脫于襲故泥偏之見而律以君子之心總之不失爲爲主用職者忠也今其論誠定亦安得遽信此而抑彼哉已而用脩成滄者三十餘年

世廟每詢于當國者賴以猖狂廢恣對已又詢不宜色之禍幾不免當國者以前語對且又免于是用脩聞之惕然栗而故貶損託以汚其迹者益不敢以自愛事在嘉靖中年間茹先兄憲伯以薦亦與大禮疏嘗聞之既涉世又從卽署中習知之也吁用脩亦危矣世乃以縱慾蕩情批風抹月敬禮灑之閑而傾柔寡之昵過用脩者惡知用脩者哉假令楊子不迂其身以爲之其勢必至于不能彰主之有容而惟沽已之能直將自以爲誠若是身固不足惜遇且彌甚矣以彼其生平所自負忠君愛國之道豈如是也何以爲楊子今手書所爲詩篇若干弓九五揚詩當正德以來菡林盛稱曰用脩今之屈陶也不具論論其志行之難知者如此大都君子立大功于天下斂之而爲耕

釣者寄其功于耕釣者也不得已也垂至德于後世舍之而為玄默者寄其德于玄默者也不得已也

頌類

井泉頌

漢王褒

井泉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荆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素域其宮室也仍巖崿而為觀攘抗岸以為階壅波瀾而鱗坻馳道列以曲遠覽除閣之麗靡覺堂殿之巍我徑落莫以差錯編玳瑁之文槐鏤螭龍以造牖彩雲氣以為楣神星羅於題鄂虹霓往而繞棟縵倏忽其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王之優悠時娛神而款縱坐鳳凰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頌

太平之頌

聖主得賢臣頌

漢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以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模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鏗水斷蛟龍陸割犀革忽若篲泛塵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獎策而不進於行胃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蓄膝膠

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都越國  
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  
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蘘狐貉之  
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  
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  
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  
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隆齊桓設庭燎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  
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  
其謀陳見惻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  
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齊威  
飯牛惟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

則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  
本朝離疏釋躄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  
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  
而風列龍興而致雲螭率侯秋陰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  
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傅呂望  
之臣明明在朝稷稷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雖伯牙操  
籟鍾逢蒙子擊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綦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惟然交  
欣千載一會論訖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  
縱大壑其得恙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  
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

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  
責塞優游之望得導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  
煦嘆呼吸如喬松耿然絕俗離世執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嚴王思頌

漢應季先

巴郡嚴王思為揚州刺史惠愛在民每當遷官吏民塞路  
攀轅詔留之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喪考妣義崇者資錢  
百萬欲以贍王思家其子徐州刺史不受送吏義崇不忍  
賈還悉散以為衣食行客巴郡太守汝南應季先善而美  
之作詩曰棄被西漢潭潭其淵君子愷悌作民二親沒世  
遺愛式鏡後人

解禪頌并序

司馬光

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  
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  
使學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  
禪頌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  
然則非予之所知也謹序於左李公丞相嘗謂聖人設  
教其道必歸於一故作是頌以釋未悟也頌曰

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心是名阿鼻獄顏  
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  
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  
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脩一

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

西園圓通頌

趙抃

成都府西樓之西北隅有庵曰圓通中奉觀音大士之像迺治平初今史館相韓公之所建也庵左右前後寒泉曲沼終日潺湲佳木脩篁四時蕭灑予再守蜀之明年以其庵廬編竹覆茅歲凡一葺完不能久屢為風雨所挫於是命工用椽楠瓦甍易而新之又增飾其像而尊安之作圓通頌六首

常現宰官身肉耶何曾識刀頭劍刃上運出慈悲力  
妙音觀世音不可以識識量等大千界始見圓通力  
唐相造華林親逢善知識虎退提數珠念彼觀音力  
問對朕者誰祖師云不識大士已渡江勞他誌公力

世間何為苦衆生有業識聞聲悉解脫方便神通力  
凡夫具足法迷悞隨六識一入自在門不費纖毫力

至道聖德頌并序

宋劉錫

臣聞惟王建國闢天下以為家問罪弔民執征伐而自出禮樂興而車書混風雨順而陰陽和敷大信以被豚魚露至仁而及草木耕田鑿井且帝力以何知里詠遠歌唯家給而自樂斯為有道之朝也我右握圖御宇下武承桃契壓紐之禎祥叶棄衣之曆數萬方景附百蠻子來邊隅之禍亂已平武庫之干戈不用觀書乙夜思政未央備窺得喪之由咸得步驟之理躬親庶政宵旰忘勞得士則昌所以崇四科而拔俊又知人則哲所以設干銓而較賢能英雄盡入於彀中寒苦詎遺於巖穴

輪轅適用管庫皆甄白駒之詠不聞維鷄之刺靡作其  
有霜稜肅物直氣凜人負譽諤之通才蓄縱橫之逆辯  
諫油衣而作瓦止鑿輅以從橋若此者俾居諫署雕龍  
茂異比鸚鵡殼華杳真傳江氏之毫寤寤得丘遲之錦賦  
就而文無加點詩成而鉢未銷聲若此者司于文翰默  
識穎悟周才博通指天上之石麟咸欽異表問省中之  
溫樹不對家人若此者擢贊樞務籌謀兼濟宇量淵深  
一言可以興邦九功斯馬惟叙乘陰未革言從可陟於  
周師箭漏纒移行合堪登於漢輔若此者升之於廊廟  
百職舉而萬物簡六籍興而五教脩至若勇冠三軍謀  
深百勝蘊孫吳之妙略懷頌牧之沉機箭落酒罇王霸  
端居而不動君臨細柳亞夫上請以徐行有實嬰濟衆

之心擅景舍讓功之美劔刺而飛泉湧出戈揮而太陽  
再中識洞風雲誠感天地若此者命之為上將則文王  
能官人漢高善將將未可同年而語耶粵以二聖重熙  
垂四十載邇安遠肅時和氣清桂海冰天皆同尉候鶴  
林鯨水盡入提封四郊無多壘之虞重門罷擊柝之備  
刑措而不用化洽于大同睠彼坤維是為益部星分井  
鬼地接荆揚列肆雲羅珠貝煒煌於三市居人櫛比首  
豪繁盛於五陵俗尚嬉遊家多宴樂君平楊雄之故里  
文翁石室以猶存所以時有才名好藏文籍勸耕務穡  
俗久返於淳和閱禮敦詩門競成於鄒魯既富且庶後  
寬賦輕古為奧區今尤壯觀我后常矜遠服徧示優恩  
擇循吏以撫綏去貪人之刻削熙然無事迄今小康儻

軍旅尚多則仰給斯費徵歛及下谷怨必興擾我蒸民  
曷爲父母所以戒其戍卒用泰兩川務安黎庶之心真  
免侵漁之弊不謂災纏分野盜起窺覷乘虛輒構於奸  
謀恃險僭稱於大號聚徒作梗揭耒爲干駟脅我編氓  
虔劉我郡邑謂長安日遠劔棧天高竊料王師焉能立  
至稍祖瓜時之約克成割據之謀遂令不逞之徒分誘  
順非之輩數逾百萬毒甚豺狼先迫龜城恣行犬噬守  
臣敗職共治年方復衆寡以相懸遂金湯而失險使我  
一城生聚陷塗炭以何辜三峽揚波躍鯨魚而害物使  
車入奏宸聽俄聞憤茲蜂蠆之微玷我承平之化雷霆  
赫怒貔虎徵師先擇統帥之臣能荷腹心之寄授受之  
際難難責成顧謂宣政使王繼恩曰汝久侍冕旒嘗親

帷幄執大節而不奪竭忠誠而可嘉屢從龔行備知  
略今以蜀民失馭蟻聚爲妖若火燎原須行撲滅如湯  
沃雪斃枉師徒必以謀臣達于閭制識董戎之體知應  
變之方僉曰汝諧祗膺朕命繇是密承虞美寅奉宸嚴  
諭之以盪定之期誨之以懷柔之略倏離景從夙駕星  
輶仗玉節以身先會虎賁於闕右分萬乘憂勤之意解  
殆馬煩察彼輿情斯亦勞止禪之休憇建于浹旬皆知  
秣利之方盡稟甲庚之令遽以單醪饗卒卜乘啓行龍  
躍崩雲雨施甬路朱旗爍野霜才凜空上一其心入百  
其勇過于孟陽之劔閣易若轉丸下王濬之刀川疾如反  
掌賊首李順閉關設拒坐甲固存魚遊沸鼎之中莫知

攸濟梟虜危巢之上猶啖惡音王繼恩大陣俄臨中軍  
悉至親揮白羽竟務先登萬衣齊駢排闥而入短兵接  
刃一以當千交鋒靡遺應弦皆斃類鷹鷂之逐鳥雀如  
鴻毛之遇順風李順力屈勢窮藏於群寇亂兵所害橫  
屍莫知既免載於檻車亦幸逃於梟首自辰至午拯危  
就安巢穴底平激慝精辨苟非我后神機獨斷辱選當  
人導出口入耳之言副臨事制宜之旨曷以立除大慙  
罄剪群兇波靜錦川雲集闐闐百姓胥悅三軍肅然禁  
暴戢兵府庫秋毫而不犯矜孤恤寡閭閻老幼以知歸  
氛稜廓而和氣生祇逆除而皇風扇捷書纒奏曲赦屢  
加什一之征并從蠲宥筦權之利取便人民小大之罪  
皆除逋欠之徒盡釋雷雨作解咸與惟新於是闔境緇

黃一川士庶扶老携幼攀長吏之轅言發涕零感大君  
之惠日昨以頑愚背誕偷竊亂當上黷四聰遠勞七萃  
誠合渚宮汚池易貫移鄉或置於魑魅之取或遷於成  
周之邑豈謂乾坤厚施雨露深恩免玉石以俱焚俾涇  
渭之分別匿瑕含垢以欲從人生者安懷土之情歿者  
遂首丘之志下哀痛泣辜之詔申禹湯罪己之言地處  
要荒再荷堯天之覆年當蒲柳重觀舜日之光願立豐  
碑請頌聖德知州樞密直學士張詠樂成盛事遂其所  
陳以臣漕運從軍備覲戡定具以衆懇請頌微猷然而  
天地貞觀之仁日月高明之道豈以雕蟲末技半豹護  
聞能歌造化之功可紀照臨之德并視星而無幾螺測  
海以非多內省庸虛夫何敘致忝爲臣子不敢讓辭惡



殺好生雖裨竈馬知於天道歌虞頌魯而王褒粗曉於  
人心梗槩直書謹為頌曰

我后繼明膺乾御宇道冠百王功高萬古越契踰繩登三  
邁五天下一家千年真主化臻清淨用急賢良夷克定難  
論道經邦往無弗剋謀無不臧左右前後得人而昌覆載  
之中霜露所委法則衣冠混一書軌牛馬歸牧劔戟銷毀  
萬國戢寧四郊絕壘西南益部群盜狂狴謂地之險謂天  
之高亂常作梗憑阻興祚窮克極惡自孽難逃聲聞于天  
王赫斯怒親選帥臣即時屆路羽檄徵師函關西度十萬  
貔貅會集雲霧元戎貞律盡凜神謨平趨劔閣直擣成都  
烏合蟻衆席卷風馳一日而定百姓重蘇渠魁既殲脅從  
皆釋宣諭安存閭閻萬億不獲已而亂是用殛班白感泣  
兒童悅懌蠢茲巨逆黷我一方民罹點汚帝用盡傷恩宥  
稠沓愍念凋戕視人如子降福禳穰中外緇黃遐邇耆艾  
泣告長吏鄙俗罪大比屋可誅聖恩全貸施重嵩衡命輕  
草芥請頌聖德刊在貞珉朝夕瞻企蹈詠聖神如依日月  
若拜君親長遵忠孝用誠曾雲

紹興聖德頌并序

宇文仕

紹興二十六禩皇帝總攬權綱大明黜陟注意德臣使  
宅百揆聖賢相逢道同志合或因或革而庶績咸熙一  
都一俞而罔不被澤越明年廟堂胥議遠暨川蜀謂桃  
林放牛之後罷袞斜流馬之役民力未紓其弊安在降  
自外司搜剔軍實推其有羨除對斛之米數削縑直之  
倍估使田夫桑婦殺其腹而絲其身乃下詔曰朕念四

川貌在一隅德意志慮懼弗克究晝夜以思安得一時  
承流宣化觀風察俗之吏與朕同心使遐方絕徼皆知  
畿內穀下不亦善乎又曰朕休兵息民之意爾等固知  
之矣惠在生而不傷厚而不困詎容煩後久為民患於  
戲德意甚大詔旨甚切舉全蜀五十余郡越小大邦罔  
不精白以承休德允遠所谿谷一澤之氓并飲田食咸  
知帝力之所加邈爾邊邑卉服推髻詔下之日悉竦而  
聽尚恐未諭微臣稽首南望播告之曰德莫大於生民  
恩莫重於養育方今廓天地之德施父母之恩却乃全  
其生而遂其養有君如此何以報之相視嘆呀鼓舞而  
歸是歲之彞倫攸敘百穀用成民有餘力頌聲四作採  
于擊壤帥民鳩匠磨崖大書上以述聖朝納民仁壽之

域下以紀齊民歸善以報上之心豈不為萬世之休哉  
按漢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徒出私意而不出民謠唐  
元結作中興頌功雖可紀而德無可錄曷若方今弭兵  
之後下輕徭薄賦之令歌詠聖德皆含哺鼓腹之民自  
當過漢軼唐增大雅之什矣臣昧死再拜潤色其詞曰  
天作炎圖鳥奕千載累洽重熙盛德光大寶運中興上下  
交泰皇澤汪洋罔不霑溉僻陋與壤尤託王靈中原傲擾  
獨此彌寧天雖設險衆心成城抵女掉關下瞰三秦靈旗  
或指何征不克皇帝神武棄功就德一視同仁罔間南壯  
斷自淵衷休師兩國擅表竦息齊楚未盟發弓束矢不假  
用兵并絡繹列迄于升平初幼終老獲全此生向者雲屯  
開口仰哺流馬褒斜暴跡于路外府不給犒軍加賦雖率

爾力保爾所聚今之講好迺為息民外司過計覆護其處  
晃旒燭遠亟下絲綸削縵罷羅戒諭丁寧惟皇建極欽時  
五福代天理物升之當軸都俞之間澤被遐谷林林總總  
既生且育仰帝之德大矣乾坤懷帝之賜父母恩深萬口  
附和載之和聲此山不朽刻之以文

左奉議郎知雅州蘆山縣事主學事勸農公事兼兵司  
監臣宇文仕撰并書

是碑在縣城東一里佛子崖之左右壁之上縱橫各一  
丈有奇字畫徑四寸許年久埋沒寸土其暴露于外者  
僅數十字而已一日庠生陳昂駱琰以是告于于往觀  
之惜其壅積之厚未易快睹翼日拉縣簿李公憲暨僧  
舍圓傑監生駱興李憲晉賢張輔羽士駱文品等督命

周井編氓具畚鍤掘之迄三日有成始得全文於黃壤  
中粵自紹興至今三百七十有餘載矣而是碑幸復見  
天日豈非好古者之難遇邪居是鄉者尚加愛護勿為  
牧童敲火耕牛礪角可也弘治己未仲冬我生明忠南  
李一本識

成都府學講堂頌并序

張俞

今上嗣位之年昌黎公守蜀之五月修文翁講學之事  
乃治學館就與諸生講習禮文又三月遂大作講堂明  
年三月甲子乃會僚佐及學官生徒等三百人行講禮  
于堂上是日府縣士民及四方之客道萬人咸來觀聽  
且謂蜀之學遠矣肇興於漢歷晉唐至于戰國世世猶  
誦不衰所謂周公禮殿文翁石室越千餘載而巋然猶

存今昌黎公復作講堂而考隆苑鴻侈于漢之殿室自  
闕里及三都四方之講堂未有壯于此也觀乎文文煌  
煌蔚有休光其為教化之本歟乃賜言而頌之曰

維蜀學宮肇於漢初用侶庠序盛于八區八區洋洋絃誦  
復興周法孔經是續是承宋炳文章與漢同風五世寢昌  
乃學之功文武韓侯撫我蜀都教我子弟一歸於儒乃歲  
學宮乃崇講堂山安洞關巋然靈光儒師學徒翼翼群居  
升堂接武講考詩書所講維何孔門四科若金在礪若圭  
在磨匪經弗習匪聖弗師群言淆亂乃聖之疵伊昔魯堂  
有存有夏蜀學之興亦有揚馬韓侯作潘文以化下揚天  
之聲爛于周雅

明道二年公父太師由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守益州

崇學尚文振禮讓之聲召拜御史中丞遂參知國政  
為名鄉公嘗自諫院遷知制誥入翰林充學士亦拜諫  
大夫為丞相以亮直不迴改侍讀學士為環慶路大帥  
就加端明殿學士移守成都又遷給事清德懿文陶化  
舊俗凜然穆然聲流江漢父老咸謂賢父賢子先後出  
入相繼其遺化紹功近世未有其倫者昔鄭正公之鎮  
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校其子宣公復居其位繼成前  
烈迨將三百年江漢之人誦其遺風若前日事今韓氏  
亦再世鎮蜀能懋其功比于二鄭之賢古今相照美哉  
予故書其事以俟其子孫復有臨此都者得以觀焉

贈成都六祖沙彌文信頌

黃庭堅

塵是文信界是沙彌積塵成世界析界作微塵界俞人天

果塵為有漏因應因因不實界果果非真因果皆如幻堂  
堂如世人

溫江縣二瑞頌并序

楊天惠

溫江故隸成都遠王畿三千幾百里有奇蓋西南偏邑  
也政和二羊夏六月有嘉禾產於嚴氏之園凡二本是  
歲十二月復有甘露降于學宮之柏凡三日鄉以白縣  
縣以白府府遣從事即縣覈狀皆有實可復不誣輒具  
書若圖上尚書省以聞詔下其付尚書禮部藏焉於是  
前縣令臣宗道馳書諭假彭山丞臣天會曰盍頌諸臣  
越壯闕而奏頌曰

於皇御極百志惟敘曰農而農曰士而士爾安迺宮爾寧  
迺訓恩詔數下仁濟德撫農飽以歌士喜式舞協氣從之

祥嘏如雨迺產嘉禾以慶農扈迺降甘露以幸士子其慶  
伊何珠穗紛舉俾爾旣宴戶有億穉其幸伊何雲液醲滑  
俾爾膏馥濡及嬰孺維明明后博臨下土相彼多禾均此  
靈露道拜稽首誕告奔走惠拜稽首盱衡語語敢獻裨官  
贊勝警

平蠻頌

國朝周文

敘南四百里許有夷曰都掌在昔遺種實繁叛服不常國  
朝分山都六鄉水都四鄉羈隸戎縣恒性狡猾累累侵犯  
邊邑殺擄大肆屠老烹幼淫女剝婦或闔門就戮或赤族  
靡遺肝腦遍於郊原膏血溢於溝洫野哭匝於道途穢惡  
觸於神天負郭竟成丘墟山寨杳無烟火聞者莫不痛憤  
扼腕欲鬻膾其肉雖有城堡保障官軍防禦然草竄棘棲

不循蹊徑穴崖匿箐莫測去住本非人類惡於豺虎攻守  
無據未決者數十年矣大中丞確菴曾公撫蜀下車未幾  
痛憤稔惡已極身任其事移檄司府裒集衆長條爲十議  
以決猶豫掄將選才理儲徵兵明功賞申戒誓勵先鋒曝  
暴亂以定南征疏上可之邇乃驍將用命謀勇奏進勦虜  
迅發神火撲攻五月凌霄城破六月都都若破七月八月  
黃土若鷄公嶺母猪若破九月直衝九絲城擒賊下萬六  
鄉醜類蕩掃殆盡天之厭亂若或相之者向微文武憲於  
遐方忠貞激於鬪帥威信詰於兵戎籌筭定於帷幄其能  
搗巢入穴衝若擊壘未數月而除千百年不戢之兇夷開  
此億萬載太平之偉績若是之速乎上紆君相西顧隱憂  
下保生靈南荒胥慶洗冤蒐於九幽慎封守於三巴蜀之

人士何呂報公哉謹掇六邑輿情竊放四始體裁編成俚  
語咏頌功德其詞曰

炎漢開疆捷爲列郡棘道連封西戎啓釁是膺是懲控馭  
靡定治之不治溢其驕競三國鼎分忠武坐鎮或縱或擒  
南蠻竦震六詔既通夜郎受命天威所指望風效順歷唐  
迨宋乍叛乍降負嵎而逞憑陵莫當胡元入主綱紀弗張  
腥羶互持犬羊相將

皇皇大明統紹三王思覃五服畫地而康編戶入貢臣服  
戎羗承平日久猾夏累猖昔在

憲朝豺狼奔突九絲毒流六邑殘酷

帝曰嗟哉司馬徃逐三軍壓境渠魁就戮殄穢蔓延惡本  
猶伏昔號五斗今盈十斛盤據星若馳騁山麓殺人如麻

騷動全蜀擄掠大肆邊徼弗寧或剿或撫論說紛紛天篤  
神武邁跡孔明久憤桀黠踊躍用兵赫赫

王命斷斷丹心欵欵訐謨矯矯虎臣五月渡瀘六月南征  
奮臂一呼拯溺救焚羽檄交馳徵兵四集駢騎百萬雲奔  
電激矧伊凌霄方傳羽檄一鼓震驚百壘霹靂如彼驟雷  
掩耳莫及奚翅炬燎烈焰孔熾氛侵蕩掃神驅鬼役噍類  
無遺一勞未逸曾未暮年倏而凱旋馬歸牛放兵銷農田  
剿六撫四仁至義全王師所加餘恩覃焉開府置司屯牧  
疆原文經武緯保障爾邊麟閣重開載勒燕然歸奏未央  
天子萬年

御史大夫撫臺確菴晉公平南夷頌 廿 茹

萬曆元載冬十一月南夷平江陽遜史茹曰余考論裴中

立平淮西事蓋樂嘉南績云南夷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  
通巴笮開捷為郡治道置吏後諸葛孔明復蕩靖之嗣是  
擾馴弗一毋論晉唐我

明興綏剿殊策亦毋論暨周文安公經畧至嘉靖中數反  
側僅羈馭無全籌乃隆慶壬申劉掠粵內萬劇前矣

今皇赫震命大中丞郢中魯公持節拊之公星駕蒞蜀坐  
閱首狀乃上疏若曰臣始至境偵知夷態叵測烏合蟻聚  
鳧起獸駭窮幻極詭無時無鄉非北虜可城戍非南倭可  
洋禦蜂虻之毒酷於豺虎腹心之疾烈於肘腋習忽然也  
矧保焚實繁柰何舍近塞生靈供蠶食哉臣仗

天子德威先開誠撫之不則以單師嘗之俟其悞悛又不  
則奉行

天戈誓不以賊貽

君父付託不効請治臣罔誕罪疏入

制曰可聞以外弗送制公聞

命以二月移敘觀兵即檄衆曰南蠻拒降我知有戰今戰  
貴先能奪人又貴斷斷乃弗肘掣攀拘而允克有終故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強弱豫見勝負徵尉繚  
亦云除害在於敢斷方猶壯而蠻荆威聲先也整帶狗而  
徧陽滅斷主也余往令富邑適

啟工需材芒微督材丁千八深入高州時鐵石甫寧高夷  
嘯擬疑余假道兵之其脅從慮弗免遂磔二魁惡以獻余  
因行役諳悉險阨昔以材非詰我也以令非專聞也况今仗  
廟謨合諸將吏力必僥天倖焉已徵粟百萬鍾慈秆稱之

脩輜輶除器械集土漢主客兵不下數萬貔虎有將帷幄  
有諾躬所誓師近萬言又地辨六形勢規六如軍趨四利  
火分五攻審三氣戒八勿間謀必周購賞必重屠翦必漸  
棘時艱雖渡瀘以五月非躡肩除雪雖鬼方以三年非淹  
天日臨之毋忽聞者皆泣下股栗或欲緩師旋省或欲避  
疫延秋公曰業已先罔後已斷罔貳也將吏知公不可奪  
遂攘臂鞠族以七月壓境圍繞百匝刀斗聲警數百里頃  
之下凌霄城摧籬也頃之下九緜城扼吭也又頃之搗其  
腹心諸障砦屯柵咸竹破瓦解犁掃延袤數千里俘獲男  
婦不可毛舉牛馬輜重委填山谷公下令集群策善後始  
班師捷飛

天子將告成於



廟戮魁於

社賚勲於

朝而蜀人士稱公不在孔明斬雍擒孟下余獨矚公方淮  
蔡勲始裴中立爲中丞吳元濟在淮右不軌唐以中立魯  
諭魏博爲田弘正所憚遂遣閔蔡軍還奏行營曲折及諸  
將才品與攻取策時王李馭議朝執煩餉休師中立躬請  
督戰誓死不易卒建生擒元濟功夫震田視蔡者先誓死  
滅寇者斷公昔聲先于高州則膽落都首今斷主于節鎮  
則盟播華裔豈不與中立同科哉彼淮西拒命僅四十年  
又中原大陸利用武茲蠻荒虬盤千百年其深山林叢率  
皆魑域羊腸非長戟短兵可刃游也視下蔡詎不稱艱且  
難乎然中立遭值季造讒譴鴟張猶能以蔡功膺巷遇繫

安危尋復招討河北留守東都駸駸相業完名純駁爲唐  
宗臣我公四卜登壇逢偶

明良恭階其所建樹所寵受較中立稱隆矣時賦凱按部  
官師父老及薦紳士謂公製錦舊區懼袞留莫再也屬如  
揆慶詞茹惟平淮之役獨昌黎爲仁軍司馬被命紀功以  
文獻擢河東爲刺史以雅獻茹草莽臣素乏載筆技爰私  
頌焉其征南特傳俟諸信史頌曰於皇衍祚兮

聖明君四夷來賓兮聿脩文蠹南夷兮阻庸蜀治不治兮  
泛羈束襟六詔兮帶牂牁負楚道兮崖

天戈昔諸葛兮不復反視華運兮爲舒卷歷有宋之祥符  
遇寇城兮盟以詛繼熊本兮氓其圖迨趙通之專討既孫  
附兮窺其島隨火攻兮摧厥稿當熙洽之

四川總志卷二十四  
累朝清沙漠之大驕雖海波兮久不揚矧金方兮更陸梁  
帝臨軒兮重推轂肆戎醜兮咨翻復爰疇咨兮眷太僕乘  
斧鉞兮奠

要服中丞拜手兮畏此

簡書夜步乾象兮攬槍將除念臣爲令兮先聲薄虜今仗  
威靈兮非斷莫武炎風掃禊兮頸繫旃裘朔雪入蔡兮異  
喉同仇厥

壤曠兮張軍吏厥人黠兮教養昇

帝勒伐兮永昂常茹作頌兮俚無當